

夷
堅
志
一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cloud and horse motif at the top. The border consists of a thick black line with intricate white scrollwork and cloud patterns. At the top center, there i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horse in profile, facing left, with a rider or figure on its back. The horse and rider are set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swirling clouds.

夷 堅 志

(一)

洪 邁 撰

重刻宋本夷堅志甲乙丙丁四集序

夷堅志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四乙各十卷。總四百二十卷。見陳振孫書錄解題。明以後流傳甚罕。胡應麟博極羣書。祇據王景文夷堅別志序。知其義例而已。四庫所收支甲至支戊五十卷。民間頗不易得。所通行者。有明仿宋刊分類夷堅志五十卷。蓋宋人摘錄之本。坊刻二十卷本。雖從原書摘出。又出分類本下。是不但全書不存。卽正集二百卷。若存若亡者。亦數百年。阮文達得宋刻甲至丁八十卷。影寫進呈。阮氏得之吾郡嚴久能。後歸吳門黃蕘圃。蕘圃歸于汪闓原。闓原歸于胡心齋。余從胡氏得之。中有玉蘭堂印。衡山文氏舊藏也。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夷堅之名。蓋取諸此。自來志怪之書。莫古于山海經。按之理勢。率多荒唐。沿其流者。王嘉之拾遺。干寶之搜神。敬叔之異苑。徐鉉之稽神。成式之雜俎。最行于時。然多者不過數百事。少者或僅十餘事。未有卷帙浩汗。如此書之多者也。雖其所載。頗與傳記相似。飾說剽竊。借爲談助。支甲序已自言之。至于文思雋永。層出不窮。實非後人所及。自甲志至四甲凡三十一序。各出新意。不相複重。趙與峕賓退錄。節錄其文。推挹甚至。信乎文人之能事。小說之淵海也。琴希洪君。搜刻先世遺書。不遺餘力。聞余得是書。寓書愆厔梓行。因付手民。以塞洪君之意云。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陽月。歸安陸心源撰。

夷堅甲志目錄

第一卷十九事

孫九鼎

寶樓閣呪

鐵塔神

劉廂使妻

冰龜

冷山龍

酒甌香龜

犬異

王天常

韓郡王薦士

第二卷十四事

張夫人

柳將軍

三河村人

觀音偈

天台取經

阿保機射龍

熙州龍

僞齊咎證

石氏女

黑風大王

宗立本小兒

齊宜哥救母

鼈報

陸氏負約

謝與權醫

神告方

武承規

第三卷九事

萬歲丹

陳氏負前夫

段宰妾

祝大伯

邵南神術

第四卷十六事

鄭鄰再生

鼠報

陳苗二守

玉津三道士

張彥澤遁甲

趙表之子報

詩謎

崔祖武

李辛償冤

李尙仁

竇道人

鄭氏得子

吳小員外

李乙再生

宋叔海夢缺

俞一公

水府判官

侯元功詞

孫巨源官職

項宋英

第五卷十九事

宗回長老

陳國佐

許叔微

人生鼈

閩丞廳柱

蔣通判女

劉氏冤報

蛇報犬

蔣保亡母

方客遇盜

陳五緞報

驛舍怪

胡克己夢

江心寺震

義鵲

巾山菌

陳良器

黃平國

皮場大王

葉若谷

江陰民

蔣寧祖

李氏乳母缺

趙善文

林縣尉

第六卷十三事

史丞相夢賜器

俞一郎放生

李似之

胡子文

宗演去猴妖

福州兩院燈

絳縣老人

黃子方

張謙中篆

鳳池山

倡能詩

猾吏爲姦

周史卿

第七卷二十事

蔣員外

李少愚

法道變餓鬼

張佛兒

張屠父

陳承信母

龍翔行者缺

蔡真人詞缺

劉察民官缺

不葬父落第

島上婦人

仁和縣吏

金釵辟鬼

熾盛光呪

第八卷十七事

吳公誠

佛救宿冤

永福村院犬

南陽驛婦人詩

劉氏子

黃山人

閉糴震死

梅三犬

羅鞏陰譴

禍福不可避

查市道人

周世亨寫經

搜山大王

海大魚

金四執鬼

京師異婦人

金剛靈驗

王彥楚夢中詩

潘璟醫

饒州官廨

不孝震死

安昌期

海馬

第九卷十四事

鄒益夢

花果異

絢紡三夢

俞翁相人

惠吉異術

張琦使臣夢

蔡振悟死生

第十卷十九事

桐城何翁

紅象卦影

草藥不可服

賀氏釋證

盤谷碑厄

王李二醫

黃履中禱子

黃司業夢

宗本遇異人

卓筆峯

周濱受易

許氏詩讖

龐安常鍼

譚氏節操

南山寺

昌國商人

孟溫舒

盜敬東坡

惠兵啗聲

觀音醫臂

佛還釵

歐十一

第十一卷十八事

梅先遇人

瓦隴夢

陳大錄

李邦直夢

張太守女

張端慤亡友

五郎鬼

何丞相

橫山火頭

鬼呼學士

廖用中詩戲

李八得藥

佛救翻胃

食蠚報

促織怪

蔡衡食鱠

趙敦臨夢

大庾震吏

六鯉乞命

東坡書金剛經

潘君龍異

松江鯉

第二十卷十五事

林積陰德

雷震石保義

縉雲鬼仙

京師道流

汪彥章跋啓

高俊入冥

誦天尊止怖

向氏家廟

第十三卷十八事

秋僂卦影

傅世修夢

楊大同

婺源蛇卵

鄭升之入冥

林氏富證

食鱸戒

巨和宮人

倉卒有智

六合縣學

鼠壞經報

僧爲人女

死卒致書

樊氏生子夢

董白額

鄭氏女震

黃十一娘

謝希旦

范友妻

馬簡冤報

了達活鼠

第十四卷十八事

開源宮主

王刊試卷

吳仲弓

董氏禱羅漢

舒民殺四虎

張十三公缺

鶴坑虎

許客還債

潮部鬼

第十五卷十七事

盧熊母夢

婦人三重齒

陳昇待官

魚顧子

漳民娶山鬼

楊暉入陰府

芭蕉上鬼

王夫人

妙靖鍊師

蕪湖儲尉

蔡主簿治寸白

黃主簿畫眉

建德妖鬼

薛檢法妻

雷震二蠻

馬仙姑

陳尊者

賈思誠馬夢

淨居巖蛟

伊陽古餅

晁安宅妻

犬齧張三首

虵王三

應聲蟲

辛中丞

豬精

沃焦山寺

羅浮仙人

毛氏父祖

方典薄命

第十六卷十五事

衛達可再生

郁老侵地

車四道人

女子穿溺珠

李知命

光州墓怪

碧瀾堂

戴氏宅

二兔索命

蒲大韶墨

升平坊官舍

鄭峻妻

吳公路

第十七卷十五事

土偶胎

人死爲牛

解三娘

孟蜀宮人

徐國華

巴蕉精

陳茂林夢

峽山松

第十八卷十六事

楊靖償冤

赤土洞

晏氏媼
化成寺

永康娼女

倪輝方技

夢藥方

魚腹佛頭

清輝亭

姚仲四鬼

張德昭

楊公全夢父

席帽覆首

林孝雍夢

資州鶴

邵昱水厄

余待制

趙良臣

東庭道士

第十九卷十四事

僧寺畫像

玉帶夢

邢氏補頤

穢跡金剛

晦日月光

楊道人

郝氏魅

宋應辰

乘氏疑獄

李舒長僕

天津丐者

貢院小胥

黃氏少子

恩穉所穉院

毛烈陰獄

誤入陰府

飛天夜叉

沈持要登科

陳王猷子婦

王權射鵠

木先生

王壁魁薦

鄧安民獄缺

曹氏入冥

義夫節婦

融州異蛇

靈芝寺

太山府君

鹽官孝婦

斷妬龍獄

葵山大蛇

一足婦人

夷堅甲志卷第一 十九事

宋 洪邁撰

孫九鼎

孫九鼎字國鎮。忻州人。政和癸巳居太學。七夕日出訪鄉人段浚儀於竹柵巷。沿汴北岸而行。忽有金紫人騎從甚都。呼之於稠人中。遽下馬曰。國鎮久別安樂。細視之。乃姊夫張姚也。指街北一酒肆曰。可見邀於此。少從容。孫曰。公富人也。豈可令窮措大買酒。曰。我錢不中使。遂坐肆中。飲啗自如。少頃。孫方悟其死。問之曰。公死已久矣。何爲在此。我見之。得無不利乎。曰。不然。君福甚壯。乃說死時及孫送葬之事。無不知者。且曰。去年中秋我過家。令姊輩飲酒自若。並不相顧。我憤恨傾酒壺擊小女以出。孫曰。公今在何地。曰。見爲皇城司注祿判官。孫喜。卽詢前程。曰。未也。此事每十年一下。尙未見姓名。多在三十歲以後。官職亦不卑下。孫曰。公平生酒色甚多。犯婦人者無月無之。焉得至此。曰。此吾之迹也。凡事當察其心。苟心不昧。亦何所不可。語未畢。有從者入報曰。交直矣。張乃起偕行。指行人曰。此我輩也。第世人不識之耳。至麗春門下與孫別。曰。公自此歸。切不得回顧。顧卽死矣。公今已爲陰氣所侵。來日當暴下。宜毋喫他藥。服平胃散足矣。旣別。孫始懼甚。到竹柵巷見段君。段訝其面色不佳。沃之以酒。至暮歸學。明日大瀉三十餘行。服平胃散而愈。孫後連蹇無成。在金國十餘年。始狀元及第。爲祕書少監。舊與家君同爲通類齋生。至北方屢相見。自說茲事。

柳將軍

蔣靜叔明宜興人。爲饒州安仁令。邑多淫祠。悉命毀撤。投諸江。且禁民庶祭享。凡屏三百區。唯柳將軍廟最靈。未欲輒廢。故隱然得存。廟庭有杉一株。柯幹極大。蔽陰甚廣。蔣意將伐之。日晝臥琴堂中。夢異人被甲乘馬。叩堦而下。長揖言曰。吾姓木卯氏。居此方久矣。幸司成賜庇。不敢忘德。後十五年當復來臨。覺而知其爲神。但不曉司成爲何官。頗加歎訝。因置木不伐。仍繕修其堂宇。逮秩滿。詣廟告別。留詩壁間。曰。夢事雖非實。將軍默有靈。舊祠從此煥。古檜蔚然青。甲馬霄中見。琴堂臥正冥。留詩非志怪。三五扣神扃。今刻石尙存。後十五年。乃自中書舍人出鎮壽春江寧。鈐轄江東安仁。實隸封部。入爲大司成。至顯謨閣直學士而卒。

寶樓閣呪

袁可久嘗教其弟昶。以寶樓閣呪。昶不甚深信。然旦起必誦三五十遍。初未知其功效也。紹興三年夏。肄業府學。方大軍之後。城邑荒殘。直齋卒汪成。每番宿室中。必夢魘。達旦方已。無一夕安寢。成殊以爲苦。或詢其所見。云。被人掉髮。欲加箠。故呼叫拒之。昶令徙于己房。猶不止。同舍生惡其妨睡。共議遣逐。昶試書呪語貼子柱。此夜晏然。由是一齋妖祟絕跡。其呪語卽所謂唵摩尼達哩吽撥吒八字。但世俗所傳訛謬。寫皆從口。而亦不得其音。要當取大藏中善本元初譯師言爲證。自有大功。昶因悔昔慢。始篤奉之。祕其事。三事皆孫九鼎言。孫亦有書紀此事甚多。皆近年事。

三河村人

張維字正倫。燕山三河人。家君初出使至太原。維以陽曲主簿館伴。嘗言宣和乙巳歲。同邑有村民。頗知書。以耕桑爲業。年六十餘。一夕驚寤而覺。戰栗不自持。謂其妻曰。吾命止此矣。妻驚詰其故。曰。適夢行田間。見道上有七胡騎。內一白衣人乘白馬。怒色謂我曰。汝前身。在唐爲蔡州卒。吳元濟叛。我以王民治。璽爲汝所殺。我銜恨久矣。今方得見。雖累世。猶當以命償我。乃引弓射中吾心。因顛仆而寤。吾必不免。明日當遠竄以避此患。妻云。夜夢何足信。汝妄思所致耳。老父益恐。未旦而起。其家甚貧。止令小孫攜被。欲往六十里外一親知家避之。行草徑三十餘里。方出官道。又二里許。遇數人與同行。忽有騎馳至。連叱衆令住。行者皆止。老父回視。正見七騎。內一白衣人騎白馬。宛如夢中所覩。因大駭。絕道亟走。騎厲聲呵止之。不聽。白衣大怒曰。此口交加人。遂鞭馬逐之。至其前。引弓射中心。應弦而斃。七人者。皆女真也。

鐵塔神

蔚州城內浮圖中有鐵塔神。素著靈驗。郡人事之甚謹。契丹將亡。州民或見其神奔走于城外。亟詣寺視之。神像流汗被體。雖頗驚異。然莫測其故。至夜神見夢于寺主講師曰。吾奉天符。令拘刷城中合死人。連日奔馳。始克就緒。來日午時。女真兵至破城。城中當死者一千三百有畸。而本寺僧四十餘。和尚亦在籍中。吾久處茲地。平日仰師戒德。輒爲以它名易之。詰旦從此而逝。庶萬一可脫。講師旣寤。以語寺衆。皆笑其妄。遂獨挈囊登寺後山顛避之。行約五里。忽憶所遺白金盂。復下至寺。適有修供者。衆競挽留之。曰。和

尙聰明如此。願乃信夢。今檀越在此。正欲和尙升堂演法。無故捨去。則此寺不可爲矣。況邊上不聞有警。勉徇衆意。齋罷而行。亦何晚耶。僧不得已。遂升堂講畢。各就食。方半。有報女真自草地至。卽圍城。城素無備。不可守。頃刻而陷。僧蒼皇失措。不暇走。兵已大掠城中。人與寺僧死者。如神。告之數。講師亦不免。

觀音偈

張孝純有孫。五歲不能行。或告之曰。頃淮甸間一農夫。病腿足甚久。但日持觀世音名號不輟。遂感觀音示現。因留四句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無所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農夫誦偈滿百日。故病頓愈。於是孝純遂教其孫及乳母齋絜持誦。不兩月。孫步武如常兒。後患腿足者。誦之皆驗。又汀州白衣定光行化偈亦云。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凡人來問者。輒書與之。皆於後書贈以之中四字。無有不如意。了不可曉。

劉廂使妻

金國興中府有劉廂使者。漢兒也。與妻年俱四十餘。男女二人。奴婢數輩。一日盡散其奴婢從良。竭家貲。建孤老院。緣事未就。其妻施左目。以鐵杓剜出。去面二三寸許。方舉刀斷其筋脈。若有物翕然收睛入。其目儼然。如是者三。流血被體。衆人力勸而止。明日舉杓。目已失所在。不克剜。又明日復如故。精明異常。衆皆駭而憐之。爭施金帛。院宇遂成。時金國皇統元年。卽紹興十年庚申也。

天台取經

紹興丁巳歲。僞齊濟州通判黃勝。死三日復蘇。言有數人追之。往一公庭。見服緋綠人坐云。差汝押僧五百人至五臺。吾辭以家貧多幼累。不可行。左右吏前曰。可差李主簿代之。兼它非晚自有差使。復遣元追人送歸。故得活。後兩日。本州山口縣報帥司差李主簿赴州點視錢糧。舍縣驛中。一夕落枕暴亡。膾心知其代已死。爲盡送終之禮。居一歲。忽沐浴易衣。告妻子曰。今當別汝。緣官中差我往天台取經。我平生得力者。緣看了華嚴經一遍。語迄。瞑目而逝。

冰龜

戊午夏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冰龜亘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

阿保機射龍

阿保機嘗居西樓。夜宿氈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千餘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卽騰空夭矯而逝。墜于黃龍府之西。相去已千五百里。才長數尺。其骸今見真金國內庫。蕃相陳王悟室長子源嘗見之。尾鬣支體。皆具雙角。已爲人截去。云與吾家所藏董羽畫出水龍絕相似。謂其背上鬣不作魚鬣也。

冷山龍

冷山去燕山幾三千里。去金國所都五百里。皆不毛之地。紹興乙卯歲。有二龍不辨名色。身高丈餘。相去數步而死。冷氣腥焰襲人。不可近。一已無角。如被截去。一額有竅。大如當三錢。類斧鑿痕。陳王悟室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爲不祥。乃止。先君所居。亦曰冷山。又去此四百里。

熙州龍

戊午夏熙州野外灤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卽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嘗以圖示劉齊劉不悅趙伯璘曾見之

酒甌香龜

徽廟有飲酒玉駱甌大四寸計貯酒可容數升香龜小如拳類紫石而瑩每焚香以龜口承之煙盡入其中二器固以黃蠟遇游幸必懷以往去窒蠟卽甌出酒龜吐香禁中舊無之或傳林靈素所獻也

僞齊咎證

僞齊受冊之初告天祝版吏誤書年號爲靖康又純用趙野家廟器識者以爲不祥卒爲金人所廢又作紙交子自一貫至百貫右語云過八年不在行用至其年被廢其數已兆矣

犬異

金國天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羣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才一二耳

石氏女

京師民石氏開茶肆令幼女行茶嘗有丐者病癩垢汗藍縷直詣肆索飲女敬而與之不取錢如是月餘每旦擇佳茗以待其父見之怒不遂去笞女女略不介意供伺益謹又數日丐者復來謂女曰汝能啜我

殘茶否。女頗嫌不潔。少覆于地。卽聞異香。亟飲之。便覺神清體健。丐者曰。我呂翁也。汝雖無緣。盡食吾茶。亦可隨汝所願。或富貴或壽皆可。女小家子。不識貴。止求長壽。財物不乏。旣去。具白父母。驚而尋之。已無見矣。女旣笄。嫁一管營指揮使。後爲吳燕王孫女乳母。受邑號。所乳女嫁高遵約。封康國太夫人。石氏壽百二十歲。

王天常

元豐中。京師有富人王天常。高魯王家壻也。一夕夢二急足。追至一處。令閉目露坐。無得竊窺人物。吾檢會文字畢。當復來。旣行。天常回顧。見門闕甚偉。榜曰三坤城。庭下桎梏者頗衆。皆僧道尼。亦有獄吏衛守。復坐移時。急足至。令同行。趨入公府。主者朝服坐。衆吏侍立。問何處來。答曰。京師一吏稟曰。誤矣。所追王天常。非京師人。當速令此人歸。天常見他吏乃故友。死已年餘。賫抱一大冊。降塔相揖。道舊曰。公可亟去。此非世人所處之地。問冊中何事。曰。記世間生死者。天常再三欲視。已事。吏辭不獲。遂開一葉。但見某年月日。以一刀死。急掩卷。令人送出。旣寤。爲親戚言之。恐懼非命。積憂成勞疾而終。後人思之。一刀蓋勞字也。右二事。趙伯麟言。

黑風大王

汾陰后土祠。在汾水之南四十里。前臨洪河。連山爲廟。蓋漢唐以來故址。宮闕壯麗。紹興間。陷虜。女真統軍黑風大王者。領兵數萬。將窺梁益。館于祠下。腥羶汗穢。盈積如阜。不加掃除。一夕乘醉。欲入寢閣。觀后

眞容且有蝶漬之意。左右固諫弗聽。率十餘奴僕徑往。未及舉目。火光勃鬱。雜煙霧而興。冷逼於人。立不能定。統軍懼急趨出。殿門自閉。有數輩在後。足蹙爲闌。闌剪斷。統軍百拜禱謝。乞以翼旦移屯。至期天宇清廓。杲日正中。片雲忽從祠上起。震電注雨。頃刻水深數尺。向之糞汗蕩滌無纖埃。統軍齋潔致祭。捐錢五萬緡以贖過。士卒死者什二三。

韓郡王薦士

紹興中韓郡王旣解樞柄。逍遙家居。常頂一字巾。跨駿驟。周游湖山之間。纔以私童史四五人自隨。時李如晦晦叔自楚州幕官來改秩。而失一舉將。憂撓無計。當春日。同邸諸人相率往天竺。李辭以意緒無聊。賴皆曰。正宜適野。散悶可也。強挽之行。各假僦鞍馬。過九里松。值暴雨。衆悉迸避。李奔至冷泉亭。衣袂沾濕。愁坐良歎。遇韓王亦來。相顧揖。矜其憔悴可憐之狀。作秦音發問曰。官人有何事縈心。而悒怏若此。李雖不識韓。但見姿貌魁異。頗起敬。乃告以實。韓曰。所欠文字。不是職司。否。答曰。常員也。韓世忠却有得一紙。明日當相贈。命小史詳問姓名階位。仍詢居止處。李巽謝感泣。明日一吏持舉牘授之。曰。郡王送來。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京秩。修牋詣韓府。欲展門生之禮。不復見。

夷堅甲志卷第二十四事

張夫人

張子能夫人鄭氏。美而豔。張爲太常博士。鄭以疾歿。臨終與張訣曰。君必別娶。不復念我矣。張泣曰。何忍爲此。鄭曰。人言那可憑。盍指天爲誓。曰。吾苟負約。當化爲闍。仍不得善終。鄭曰。我死當有變相。可怖畏。宜置尸空室中。勿令一人守視。經日然後斂也。言之至再三。少焉氣絕。張不忍從。猶遣一老嫗設榻其旁。至夜半。尸忽長歎。自揭面帛。蹶然而坐。俄起立。嫗懼以被蒙頭。覺其尸行步蹠蹠。密窺之。呀然一夜。又也。嫗旣不可出。震栗喪膽。大聲叫號。家人穴壁觀之。盡呼直宿數卒。持杖環坐於戶外。夜叉行百匝。乃止。復至寢所。舉被自覆而臥。久之。家人乃敢發戶入視。則依然故形矣。後三年。張爲大司成。鄧洵仁右丞欲嫁以女。張力辭。鄧公方有寵。取中旨。令合昏成禮之夕。賜真珠複帳。其直五十萬緡。然自是多鬱鬱不樂。嘗晝寢。見鄭氏自窗而下。罵曰。舊約如何。而忍負之。我幸有二女。縱無子。胡不買妾。必欲娶何也。禍將作矣。遽登榻以手拊其陰。張覺痛。疾呼家人至。無所覩。自是若闍然。卒蹈奇變。

宗立本小兒

宗立本。登州黃縣人。世世爲行商。年長未有子。紹興戊寅盛夏。與妻販縑帛。抵濰州。將往昌樂。遇夜駕車於外。就宿一古廟。數僕擊柝。持仗守衛。明旦。糜食訖。登塗。值小兒可六七歲。遮拜于前。語言猥利。可喜。問

其誰家人。自那處來。對曰。我昌邑縣公吏之子也。亡父姓名是王忠彥。與母氏俱化去。鞠養於他人。將帶到此。潛舍我而去。茲無所歸。必死於狼虎魍魎矣。立本拊之曰。肯從我乎。又再拜感泣。遂收而育之。命名曰神授。兒性質警敏。每覽讀文書。一過輒憶。又能把巨筆。作一丈闊字。篆隸草不學而成。見名賢古帖墨蹟。稍加摹臨。必曲盡其妙。立本蓋市井小民耳。邊棄舊業而攜此兒行游。使習路歧賤態。藉以自給。後二年之春。至濟南章丘。逢一胡僧。神貌瓌傑。指兒謂立本曰。爾在何處拾得來。立本瞠曰。吾妻實生之。奚乃輕妄發問。僧笑曰。是吾五臺山五百小龍之一也。失之三歲矣。方尋訪見之爾。久留定掇大禍。吾已密施法禁。彼亦無所復肆其虐。於是索水噴嚙。立化爲小朱虵。盤旋于地。僧執淨餅呼神授名。虵卽躍入其中。僧頂笠不告而去。立本夫婦思念久而不忘。淮東鈐轄王易之親覩厥異。

齊宜哥救母

江陰齊三妻歐氏。產乳多艱。幾於死。乃得免。一子宜哥。年六歲。警悟解事。不忍母困苦。咨於老人。問何術可脫此厄。老人云。唯道家九天生神章。釋教佛頂心陀羅尼爲上。卽求二經。從一史道者學。持誦三日。悉能暗憶。於是每以清旦。各誦十過。焚香仰天。輸寫誠懇。凡越兩歲。紹熙元年。歐有孕。更無疾惱。至十月將就蓐。宜哥焚誦之次。見神人十輩。立侍于旁。異光照室。少焉生。以下原空一葉。凡十八行。行十八字。臥游到處。總傷神。今集中亦無。

陳珣字中玉。鄭州人。文惠公諸孫也。政和中。爲蔡州守。始視事。謁裴晉公廟。讀平淮西碑。乃段文昌所製者。怪而問邦人。曰。自韓文公碑刻石。後爲李愬卒所訴。以爲不述愬功。而專美晉公。憲宗詔文昌別撰。事已久矣。珣忿然不平。卽日磨去舊碑。別諉能書者。寫韓文刻之。苗仲先者。字子野。通州人。爲徐州守。徐舊有東坡黃樓碑。方崇寧黨禁時。當毀。徐人惜之。寘諸泗淺水中。政和末。禁稍弛。乃鉤出。復立之。舊處打碑者紛然。敲杵之聲不絕。樓與郡治相連。仲先惡其煩聒。令拽之深淵。遂不可復出。二事相反如此。宋新仲說

鼈報

承節郎懷景元。錢塘人。宣和初。於秀州多寶寺。爲蔡攸置局應奉。性嗜鼈。一卒善庖。將烹時。先以刀斷頸。瀝血。云味全而美。後患瘰癧。首大不可舉。行必引首。旣久。蔓延不已。膚肉腐爛。首墜而死。宛若受刃之狀。景元自是不敢食鼈。

玉津三道士

大觀中。宿州士人錢君。兄弟游上庠。方春月待試。因休暇出游玉津園。遇道士三輩來揖談。眉宇脩聳。語論清婉。可聽。頃之辭去。曰。某有少名醞。欲飲二公。日云莫矣。明日正午。復會于茲。尙可款。稍緩恐相失。錢許諾。獨小道士笑曰。公若愆期。可掘地覓我。皆以爲戲。大笑而別。翌日。錢以他故滯留。至晚方抵所會處。則肴核狼藉。不復見人。悵然久之。弟曰。得非仙乎。試假舂鍤鑿地。纔尺許。得石函。啓之。乃三道士象。冠巾儼然。如昨所見者。外有方書。言鍛水銀爲白金事。弟曰。兄取其書。弟願得道象。歸奉香火。兄欣然許之。旣

試弟中選。兄復歸宿。驗其方。無一不酬。不數年。買田數萬畝。爲富人居。一日坐廡下。外報三道士來謁。旣見。一人起致詞曰。昔年玉津之會。君憶之否。君得吾仙方。不以賑卹貧乏。而貪冒無厭。祿過其分。天命折君算。今日卽自改。尙延三歲。如其不然。旦暮死矣。吾以泄天機。謫爲人。當來主之矣。旣去。錢君始大悔。卽焚方毀竈。闔質戶不復啓。明日。小道士復至。未及坐。聞侍妾免乳。亟入視之。生一男。出陪客。無所見。問諸僕隸。皆莫知。錢不三年而殂。

陸氏負約

衢州人鄭某。幼曠達能文。娶會稽陸氏女。亦姿媚明爽。伉儷綢繆。鄭嘗於枕席間語陸氏曰。吾二人相歡至矣。如我不幸死。汝無復嫁。汝死我亦如之。對曰。要當百年偕老。何不祥如是。凡十年。生二男女。而鄭生疾病。對父母復申言之。陸氏但俛首悲泣。鄭竟死。未數月而媒妁來。陸氏與相周旋。舅姑責之。不聽。纒釋服。盡携其資。適蘇州。曾工曹成婚。才七日。曾生奉漕檄。考試它郡。行信宿。陸氏晚步廳屏間。有急足拜於庭。稱鄭官人有書。命婢取之。外題示陸氏三字。筆札宛然。前夫手澤也。急足已不見。啓緘讀之。其辭云。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同歡。俸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輟許。遺棄我之田疇。移資財而別戶。不恤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爲人之婦。慈不足以爲人之母。吾已訴諸上蒼。行理對乎幽府。陸氏歎恨。不意三日而亡。其書爲鄭從弟甸所得。嘗出示胡儵然。

紹興四年李參政少愚回爲江西帥遣總管楊惟忠討賊以四月壬申日寅時出師鄱陽胡脩然送之渡江回謁道友陳生有道士張彥澤者洛陽人頃事徐神翁多居西山好道之家偶來會語問何人選日時脩然曰穆茂才也彥澤曰何其繆邪幸而非寅時則可若然賊雖自擒主將將不利以正午卜之苟無大雨則善時天色清霽已有微暑三人食已散步僧舍俄陰雲四合雨下如注溝壑皆盈彥澤拊掌曰必寅時也楊公其危哉時賊衆萬二千官軍纔三之二先鋒將傅選悉五軍旗幟行以壯軍聲賊諜知之曰先鋒尙如此若全師而來何可當也遂遣使迎降次日楊公所乘青驄馬忽斃楊亦得疾卽反豫章翌日而卒。

謝與權醫

楊惟忠病時面發赤如火羣醫不能療子壻陳樞憂之以問胡脩然有斬人謝與權世爲儒醫脩然引之視疾旣入不診脈曰證候已可見楊公夫人滕氏令與衆議藥餌朱張二醫曰已下正陽丹白澤圓加鍾乳附子矣謝曰此伏暑證也宜用大黃黃蘗等物因疏一方議不合時楊公年六十餘新納妾嬖甚夫人意其以是得疾不用謝言謝退謂脩然曰公往聽諸人所議纔及門衆極口詆謝曰此乃千金中一治暑方用藥七品渠只記其五乃欲療貴人疾邪脩然以告謝謝曰五藥本以治暑慮其太過故加二物制之今楊公病深矣當專聽五物之爲不容復制若果服前兩藥明日午當躁渴未時必死吾來助諸公哭弔也脩然語陳樞樞不敢泄明日楊卒皆如謝言

四事皆胡脩然說

趙表之子報

趙令衿字表之。宣和五年。赴南康司錄。過蘄州。遊五祖山。冒風雨。獨履絕頂。至白蓮池亭。憩磐石上。若夢寐間。見一老僧倚杖而言曰。公此去廬阜無苦。但至晉州。當有哭子之戚。以昔守晉州。因事繫民母。遂失所生子。今報也。言訖不見。表之審非夢所。又思慮未嘗及。而晉在河東。意他時當官于彼。歸爲家人說。嗟異之。自祖山至黃梅縣。翌日。以雨不行。幼子善郎。忽感疾。縣令吳宇至。偶言邑之因革。曰。唐時嘗爲南晉州。鮮有知者。表之驚歎。知僧言有證。疑其子必不久。乃許祝髮爲浮屠。越四日。竟死於白湖驛。去邑纔三十餘里。表之親記其事。

神告方

建昌人黃襲云。有鄉人爲賈。泊舟潯陽。月下髻髯。見二人對語。曰。昨夕金山修供甚盛。吾往赴之。飲食皆血腥。不可近。吾怒庖者不謹。漬其手鼎中。今已潰爛矣。其一曰。彼固有罪。責之亦太過。曰。吾比悔之。願無所及。其一曰。何難之有。吾有藥可治。但搗生大黃。調以美醋。傅瘡上。非唯愈痛。亦且滅癥。茲方甚良。第無由使聞之耳。賈人適欲之。金山聞其語。意冥冥之中。假手以告。後詣寺詢之。乃是夜設水陸。庖人揮刀誤傷指。血落食中。恍惚之際。手若爲人所掣入鑊內。痛楚徹骨。號呼欲死。賈人依神言療之。兩日而愈。

詩謎

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爲詩謎。如雪天晴色見虹蜺。千里江山遇帝畿。天子手中朝白玉。秀

才不肯著麻衣。謂韓公絳馮公京王公珪曾公布也。又取古人名而傳以今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石。溫彥博也。

武承規

武承規字子正。長安人。政和七年。監台州寧海縣。縣渚鎮酒稅。好延道流。日食于門者常數輩。家君時爲主簿。戒之曰。吾官卑俸薄。而冗食若此。何以給邪。曰。吾無美酒大肉與之。但隨緣而已。遇有酒則醉。有海魚則一飽。他無所費。其無能者旬日自去。安知吾不遇至人哉。他日復勸之不聽。一日氣貌洋洋。若有得色。曰。公笑有接道人。近有授我內交法者。每日子午時。運虎龍氣相摩。移時美暢。不減房室之樂。而無所損。雖未可度世。亦安樂奇術也。家君曰。公妻甚少。又未有子。奈何。曰。亦得一術。做此者授之。渠亦自得其樂。舍弟多男。兄弟之子猶子也。夫人有後足矣。家君欲聞其略。曰。公方劾官。又有父母妻子。與承規異。六十歲以後。儻再相遇。是時方可。旬日復來。曰。承規欲往閩中訪先生。旦夕遣妻孥歸侍下。纔有可配。卽嫁之。其父挾時爲越州將領。家君曰。旣託身於公。何忍如此。已絕欲事。異室而居可也。何必遣。曰。畢竟爲累。無此人則吾身輕。要行則行矣。曰。胡不一歸與親別。曰。骨肉之情。見面必留。卒未可脫。及再見。曰。妻已行矣。承規替期已及。官課皆不虧。而代者未至。願爲白州郡。遣牙校交界。如其言。郡吏方至。其室虛矣。

崔祖武

崔祖武河東威勝軍人。政和癸巳。與家君同處太學通類齋。自言少好色。無日不狎遊。年二十六歲。成瘵。

疾將死。有牛道人來。曰。苟能絕慾。吾救汝。父母曰。是兒將死。儻能生之。有何不可。遂授以藥。及教以練氣術。令與妻異處。其病良已。三年方同房。而欲心不復萌。在學時年三十五六。肌幹豐碩。儀狀秀偉。亦與人和。率之游狹邪。不固拒。但不作色想耳。飲食不肯醉飽。曰。大醉大飽。最爲傷氣。須六十日修持。始復初。後歸鄉里。不知其所終。

夷堅甲志卷第二十九事

萬歲丹

徽州婺源縣懷金鄉民程彬。邀險牟利。儲藥害人。多殺蛇埋地中。覆之以苦。以水沃灌。久則蒸出菌蕈。采而曝乾。復入它藥。始生者以食人。卽死。恐爲累不敢用。多取其次者。先以飼蛙。視其躍多寡以爲度。美其名爲萬歲丹。愚民有欲死其仇者。以數千金密市之。嘗有客至欲寘毒。誤中婦翁。翁歸而悟。已不可救。彬有弟曰正道。雅以爲非。不敢諫。至徙家避諸數十里外。彬旣老。始悔不復作。稍用僞物代之。藥旣不驗。遂無售者。旣死貧甚。唯一子。丐食道亡。其後遂絕。嘗有里胥督租。以語侵彬。彬怒毒而飲之。胥行未幾。腦痛嘔血。亟反臥其門。大呼乞命。彬汲水飲之。卽愈。蓋有物以解其毒也。縣人童說。

李辛償冤

宣和末。饒州庾人李辛。爲吏凶橫。郡人仄目。因大雪入府治。一人遇諸塗。辛被酒恃力。奮拳擊死之。觀者如堵。恐累己。絕不言。辛捨去。街卒以爲暴亡。呼其家人葬之。辛益自肆。所居在城外。夜多踰垣歸。經三歲。忽遇死者曰。吾尋汝久。乃在此邪。辛歸語其妻甚懼。明日死。辛家養數鹿。每以竹擊柱。則應聲而至。戶曹白生。以七月勒令市鹿。不可得。爲之呼所養者。纒擊竹。一最大鹿至。乃殺之。取肉以應命。召所知洪端。共食其餘。經日辛死。咸以爲中毒。不知爲冤鬼所殺也。洪端說。

陳氏負前夫

陳德應彙侍郎之女。爲會稽石氏婦。生一男而石生病。將終。執妻手與訣。曰。我與若相歡。非尋常夫婦比。汝善視吾子。必不嫁以報我。陳氏遲疑未應。石怒曰。好事新夫。無思故主。遂卒。陳氏哭泣悲哀。思慕瘠甚。未幾。其父帥廣東。挈以俱往。憐其盛年爲擇壻。得莆田吳璉。陳氏辭不免。遂受幣。旣嫁歲餘。忽見其前夫。至。罵曰。汝待我若是。豈可以事它人。先取我子。次及汝。至暮而子天。踰旬。陳氏病亡。陳懼世明說。陳與吳璉善。

李尙仁

王承可。鈇紹興辛酉歲。提舉浙東茶鹽。公廨在會稽子城東。蓋古龍興寺。承可第三子洧。嘗夢一丈夫衣紫袍來。言曰。我朽骨埋桃樹下。幽魂無所歸。君幸哀我。使得徙葬。洧覺。白其父。視舍旁有巨桃一本。因下穿求。骨弗獲。明年八月晦。又夢有通謁右曰。朝請大夫李尙仁。旣進。乃向所夢者。頰首慘蹙。以舊懇申言。袖詩一紙以贈。洧曰。桃林隱伏。厭清芬。去歲幽魂得見君。八十壽齡人未有一堂風采。世無聞濟時革弊。忠爲主。救物哀亡德。作恩白骨可憐埋近地。願公舉手報無垠。洧覺。急燭火筆于簡。會承可將代還。以李君精爽不可負。亟集吏卒。盡西廡之桃下。大索數日。無所見。承可躬督畚鍤。復穿尺許。乃得之。有小象梳二。已朽。烏巾才餘方寸。骨旁存大釘四。乃遷葬于禹廟後三喬松下。具酒食祭之。吳興莫壽朋。洛陽朱希真敦儒皆記其事。意以夢中詩爲吉祥。後十四年。洧以事謫廣東。而廣東自有寓客曰李尙仁云。

段宰妾

段宰者居婺州浦江縣僧舍其妻嘗觀于門有婦人行丐年甚壯詢其姓氏始末自云無夫亦無姻戚段妻云既如是胡不爲人妾而乞食肯從我乎曰非不欲也但人以其貧賤不肯納耳若得供執爨之役實爲大幸遂呼入令沐浴與更衣遣庖者教以飲膳旬日而能繼以樂府訓之不踰月皆盡善調習既久容色殊可觀段名之曰鶯鶯以爲側室凡五六年唯恐其去一夕已夜分段氏皆就寢有自門外呼闖者曰我鶯鶯夫也僕曰鶯鶯不聞有夫縱如爾言俟天明來未晚何必中夜爲其人頗怒曰若不啓門我當從隙中入僕大恐卽叩堂門以其事語段鶯鶯聞之若有喜色曰他來也亟走出段疑其竄自篝火追至廳廡但聞有聲極響燈卽滅妻遣婢出視段已死七竅皆血流外戶扃鑰如故竟不知何怪浦江人何叔達說予得之程資忠

竇道人

桂縝字彥栗信州貴溪人所居至龍虎山纔三十里道流日過門桂氏必與錢縝素病疝每作皆濱死醫者教以從方士受服氣訣故尤屬意紹興庚申六月二十有三日晚浴畢散步小徑有老道人來年八九十矣鬢鬚皓然曲僂豐下縝揖與語曰請至弊廬取湯茗之資曰日已暮不可至君家君苟有意能延我旬日否縝不應遂行復回首呼縝使前入林間坐古松根上自云姓竇氏聲音如山東人劇談良久語頗侵縝縝見其老雖貌敬而心不平細視其目清聳入鬢着青幅巾暑行不汗未忍遽去復詢以氣術道人曰吾行氣二百年治病差易耳爲誦所習書千餘言天文地理兵法道要錯綜其間略不可曉縝曰先生

幸教我。此非我所能。盍言其粗者。道人曰。汝似可教。吾有一編書。藏衡山中。今往取之。又三十三年。當以授汝。縝曰。得非般運導引訣邪。曰。未也。姑以方書濟衆。稍儲陰功。縝曰。萬一及期。尋先生何所。曰。非汝所知。吾當來訪汝。遂邀縝欲偕逝。縝以親年高及孥累爲解。道人不憚。間忽不見。縝且駭且懼。急歸不敢語人。後數日。一道者及門。問曰。八十三承事何在。縝之父家人辭以出。呼者怒曰。吾非有所求。先生使來授公書耳。胡爲不出。擲卷於堦而去。取視之。乃呂洞賓傳也。縝始悔之。至壬戌年。擢第調鄱陽尉。歸至嚴衢間。疾大作。不可有輿行數里。必下。投逆旅中。傍外戶而臥。有商人過。倚擔問曰。官人有疾邪。曰。然。曰。始發時。行坐立臥皆不可。某處最痛。祈死不能。證候若是否。曰。然。爾何以知之。客曰。某豫章人也。少亦病此。今日負百斤而不害。蓋有藥以療之耳。遂解囊。如有所索。得一裹。如細剉桑葉者。教以酒三升浸服之。縝素不飲。未敢服。以千金謝客而行。及家。疾益甚。徧服它藥。皆弗驗。姑如客言。以藥投酒中。甫酌一盃。其甘若飴。蜜。隨渴隨飲。至曉而酒盡。病瘳。什八。信宿脫然。後不復作。細思商人。乃昔所遇竇君也。

祝大伯

桂縝祖安時。自少慕道。年二十有四。卽委妻子。挈金帛之名山。十載而歸。遇方士過門。必延入。日飯堂上。者數十輩。家貲枵然。盡室尤之。而安時執意愈篤。野僕祝大伯。服薪水之勞。愚鈍而謹勅。一日自外至。舉措異常。曰。適遇道人與我藥。服之能不食矣。驗之信然。詰其方。無有也。或盛夏暴烈日中。冬覆冰上。皆不寒暑。而隸役如故。桂氏之人皆敬事之。呼爲祝仙人。欲延以客禮。辭曰。吾合在人間爲僕使。歲滿自當去。

如是三年。告安時曰。白花巖有人見招。願主翁同往。乃俱行。未至巖下。絲竹之聲。泠泠盈耳。綵雲郁然。蔽覆山谷。安時歎異未已。祝君遽聲喏辭。遂不見。安時自是不意。以至捐館。時大觀二年也。白花巖去桂氏所居十里。

鄭氏得子

李處仁者。亦貴溪人。妻鄭氏。嘗夢至高山下。有綠衣小兒。戲于顛。急抱取得之。遂寤。已而有娠。生男。命之曰嵩老。稍長。極雋敏。父命習進士業。卽名嵩。字夢符。年十八歲。紹興十五年。一舉擢第。後五年。爲建州建陽尉。盜入其邑。重親皆死焉。鄭夢亦非吉也。三事桂續說

邵南神術

邵南者。嚴州人。頗涉書記。好讀天文五行志。邃於遁甲。占筮如神。然使酒尙氣。好面折人。人皆謂之狂。宣和四年。遊臨安。胡尙書少汲直孺。以祕閣修撰。爲兩浙轉運使。聞其名。召使筮之。曰。六十日內。仍舊職作大漕。替姓陳人。時郭太尉仲荀。爲路鈐轄。欲做三路式。與部使者序官。蔡尙書文饒。巖帥杭。常抑之。須日。揖階下。乃得坐。不勝忿。奏乞致仕。亦召南決之。南曰。候胡修撰除發運。更四十日。太尉亦得郡。北方銜內帶安撫字。但非帥耳。郭曰。某已丐休致矣。豈有是事。才五十七日。發運使陳亨伯被召。少汲代焉。郭具飯延南。復扣之。對曰。兆與前卦同。無閑退象。前言必不妄。旣勅下。郭守本官致仕。復問南。南對如初。郭怒。取勅牒示之。南意不自得。曰。若爾。則某亦不能曉。會譚稹與郭善。薦之。未旬日。以舊官起知代州。兼沿邊

安撫司公事。翁中丞端朝彥。國守金陵。過杭訪少汲。南適在坐。少汲因言其奇中事。翁問錢塘如何。南大書卓上。曰。火翁曰。近已蕪矣。曰。禍未息也。不出三日當驗。中丞須見之。它日卻來鎮此。翁不敢泄。時十二月五日也。明日蔡帥生朝。大張樂置酒。會京畿戍卒代歸。當得犒絹。蔡榜于市。不許買官。以賤直取之。皆大怒。至夜數處舉火。欲蔡出救而殺之。蔡已醉。知事勢洶洶。踰垣入巡檢寨。家人皆趨中和堂避之。於是州治皆煨燼。端朝未行。見蔡曰。兩日前見邵先生言此事。未敢信。果然。蔡素不喜卜筮。試呼詢之。對曰。十五日內當移官別京。蔡曰。得非分司乎。何遽也。居二日。適爲言者論擊。罷爲提舉。南京鴻慶宮未幾。又落龍圖閣直學士。如期拜命。而徙端朝鎮杭。提舉常平。許子大之姪。調官上都。久不歸。姪婦白子大。令詣南卜。南批曰。令姪已出京。遇親舅。邀往西洛差遣。見託兩火人。受得官之州。當從水邊。必濱州也。非縣官曹官。而又兼獄。必士曹掾也。子大曰。邵生言多中。然此亦太誕。月餘。姪書來曰。已出水門。逢舅氏力邀往洛差遣。只託書鋪家耳。已驚其驗。俄得報。果擬濱州士曹掾兼左推院。乃其叔炎所受也。南與衢人鄭甸爲酒侶。甸好博。然勝敗不過數千。南曰。子小勝無所濟。可辦進十萬。召博徒能相敵者。吾爲子擇一日。與之戰。甸曰。吾囊中空空。豈能辦。曰。我當以物假子。及期。聚博於靈隱山前冷泉亭上。南入僧寮偃臥。忽出門呼甸曰。子有可止。已溢數矣。急視之。正百千餘八百也。南昔至通州。郎官范之才。以言巢湖有鼎。非是被責。來問休咎。南曰。更十年當於婺女相見。范曰。量移邪。曰。作郡守也。後范罪杖拭。果得婺。聞南在杭。使召之。時相去九年矣。南不肯往。復書曰。昔年雖有約。然吾自筮二人入城而不出。若往必死。范連遣使齎酒。

禮請益勤。既度歲遂行。過嚴州。嚴守周格非問吾此去官何地。曰旦夕爲假龍。再任仍與范婺州同命。曰後當如何。曰更一官而死。周大怒。速湯遣去。至婺。范喜甚。南曰公當與周嚴州皆爲假龍。一日又至。曰某昨通夕不寐。細推之。公來日當拜命。然某適當死。使已時至。猶及旅賀。公遷延可至午。緩則無及矣。范曰先生何遽至此。來日復謁范。屏人語曰告命且至。偶使人未到。城二十里。爲石跪足。願選一健步者往取之。范曰某備位郡守。無故爲此舉。豈不爲邦人所笑。兼邸報尙未聞。不應如是之速。曰某忍死相待。何惜此。范卽命一卒曰去城二十里外。遇持文字者。急携來。遂解帶款語。令具食。移時所遣卒流汗而至。拜庭下。大呼曰賀龍圖取而觀之。乃除直龍圖閣告也。時王黼爲相。促告命付婺州回兵。仍令兼程而進。故外不及知。少頃南促饌。遂食。食已。范入謝。親南趨至客次。使下簾。戒曰諸人敢至此者。當白龍圖撻治。范家人喜抃。爭捧觴爲壽。良久方出。急召南。已坐逝矣。南在杭與家君善。嘗欲以其書傳授。家君不領。南無子。旣死。其學遂絕云。

夷堅甲志卷第四十六事

鄭鄰再生

紹興十四年三月四日。江東憲司驍卒鄭鄰。久疾。夢二使追之。曰。大王召。行數十里。樓觀巍然。使引之。登階入朱門。庭下列男女僧道。鷄犬牛羊。殿前挂大鏡。照人心腑。歷歷可見。頃之王出。二使擁鄰聲喏。稱追到鄭鄰。王問甚處人。何事到此。鄰俯首答曰。本貫信州。被追來。不知何故。王命將到頭事祖來。以筆點一字。顧吏曰。又卻是此鄰字。莫誤否。判官攜簿前白云。合追處州松陽鄭林。王曰。若爾。則不干此人事。教回復命。檢勾生死簿。稱鄰壽尙有一紀。半途呼鄰前曰。看汝是一善人。在生曾誦經否。鄰曰。默念高王經。看本念觀世音經。王曰。汝視此閒。凶不作善事。鄰舉首觀殿下鐵柱。繫者甚衆。五木被體。羸瘠裸立。絕無人狀。柱上立粉牌。誌其罪。某人呪咀。某人殺生。某人鬪殺。獄戶施金釘。圖大海。獸張口銜之。兩廡皆鞫獄官。內有戴牛耳幘頭者。周覽而旋。王曰。汝已見了。還生時依舊積善。若見戮人。只念阿彌陀觀世音佛名。令渠受生。汝得消災介福。鄰曰。領聖旨。遂退行數步。回首已無所覩。唯一叟白衣拄杖。鄰問去饒州路。叟以杖指云。由此而左。得路宜亟行。稍緩有豺虎蟲虺之毒。鄰憂撓奔迴。遂寤。遍體流汗。乃初六夜矣。

吳小員外

趙應之。南京宗室也。偕弟茂之在京師。與富人吳家小員外。日日縱游。春時至金明池上。行小徑。得酒肆。

花竹扶疎。器用羅陳。極蕭灑可愛。寂無人聲。當壚女年甚艾。三人駐留買酒。應之指女謂吳生曰。呼此侑觴如何。吳大喜。以言挑之。欣然而應。遂就坐。方舉盃。女望父母自外歸。亟起。三人興既闌。皆捨去。時春已盡。不復再游。但思慕之心。形於夢寐。明年相率尋舊游。至其處。則門戶蕭然。當壚人已不見。復少憩。索酒詢其家。曰。去年過此。見一女子。今何在。翁媪顰蹙曰。正吾女也。去歲舉家上冢。是女獨留。吾未歸時。有輕薄少年從之。飲吾薄責。以未嫁而爲此態。何以適人。遂悒悒不數日而死。今屋之側有小丘。卽其冢也。三人不敢復問。促飲畢。言旋。沿道傷惋。日已暮。將及門。遇婦人羈首搖搖而前。呼曰。我卽去歲池上相見人也。員外得非往吾家訪我乎。我父母欲君絕望。詐言我死。設虛冢相給。我亦一春尋君。幸而相值。今徙居城中委巷。一樓極寬潔。可同往否。三人喜。下馬偕行。旣至。則共飲。吳生留宿。往來逾三月。顏色益憔悴。其父責二趙曰。汝向誘吾子何往。今病如是。萬一不起。當訴于有司。兄弟相顧。悚汗心亦疑之。聞皇甫法師善治鬼。走謁之。邀同視。吳生皇甫纔望。見大驚。曰。鬼氣甚盛。祟深矣。宜急避諸西方三百里外。儻滿百二十日。必爲所死。不可治矣。三人卽命駕往西洛。每當食處。女必在房內。夜則據榻。到洛未幾。適滿十二旬。會訣酒樓。且愁且懼。會皇甫跨驢過其下。拜揖祈哀。皇甫爲結壇行法。以劔授吳曰。子當死。今歸試緊閉戶。黃昏時有擊者。無問何人。卽刃之。幸而中鬼。庶幾可活。不幸誤殺人。卽償命。均爲一死。猶有脫理耳。如其言。及昏。果有擊戶者。投之以劔。應手仆地。命燭視之。乃女也。流血滂沱。爲街卒所錄。并二趙皇甫師皆繫囹圄。鞠不成。府遣吏審池上之家。父母告云已死。發冢驗視。但衣服如蛻。無復形體。遂得脫。江續說

鼠災

紹興丙寅夏秋間嶺南州縣多不雨廣之清遠韶之翁源英之真陽三邑苦鼠害雖魚鳥蛇皆化爲鼠數十成羣禾稼爲之一空真陽報恩寺耕夫獲一鼠臆猶蛇紋漁父有夜設網且得數百鱗者取而視之悉成鼠矣踰數月始息以是米價翔貴次年秋始平僧希賜說

李乙再生

李乙字申叔京師人元名象先政和中通判池州爲梅山寺主僧可久言前二年因病亟夢人（下缺一葉）二十六日也余因說

蔣保亡母

鄉人馬叔靜之僕蔣保嘗夜歸逢一白衣人偕行至水濱邀同浴保已解衣將入水忽聞有呼其姓名者聲甚遠稍近聽之乃亡母也大聲疾言曰同行者非好人切不可與浴已而母至卽負保急涉水至岸值一民居乃擲於竹間居人聞外有響出視之獨見保在其母及白衣皆去矣叔靜弟登說

俞一公

俞一公字彥輔徽州婺源人使氣陵鑠鄉里小民畏法不敢與之競者必以術吞其貲年益老不改悔紹興壬戌歲大病時作馬嘶一日家人皆不在側彥輔忽起闔戶外人聞咆哮聲亟入視則彥輔手足皆成馬蹄身首未及化腰脊已軟數起數仆不能言其家畏惡聲彰露昇入棺而瘞之

方客遇盜

方客者婺源人爲鹽商。至蕪湖遇盜。先縛其僕。以刃刺腹。投江中。次至方。方拜泣乞命。盜曰。旣殺君僕。不可相捨。方曰。願一言而死。問其故。曰。某自幼好焚香。今篋中猶有水沉數兩。容發篋取之。焚謝天地神祇。就死未晚。許之。移時香盡。盜曰。以爾可懲。奉免一刀。只縛手足。縋以大石。投諸水。時方出行已數月。其家訝不聞耗。一日忽歸。妻責之曰。爾旣歸。何不先遣信。曰。汝勿恐。我某日至蕪湖。爲賊所殺。尸見在某處。賊乃某人。今在某處。汝急以告官。妻失聲號泣。遂不見。具以事訴于太平州。如其言擒盜。二事皆縣人李鏞說

水府判官

齊琚字仲玉。饒州德興人。溫厚好學。家苦貧。教生徒以自給。紹興丁卯。就館于同邑董時敏家。約已定。過期不至。董遣書促之。纔及門。聞哭聲。則琚死兩日矣。琚所善汪堯臣言。琚以去年季冬得疾。夢人持文書至。曰。某王請秀才爲水府判官。發書視之。中云。不得顧父母。不得戀妻子。琚與約正月十三日當去。旣覺。語家人曰。我明年正月十三日死。自是謝醫卻藥。食飲盡廢。時時自言曰。彼中大有好處。那能久住。此人初竊憂之。至期。雖無它。然自此遂困殆不復語。又八日。乃不起。堯臣說

陳五歟報

秀州人好以歟爲乾。謂於水族中性最暖。雖孕婦病者皆可食。陳五者。所貨最佳。人競往市。其徒多端。伺其術。不肯言。後得疾。躑躅牀上。纔著席。卽呼晷。掖之使起。痛愈甚。旬日死。遍體潰爛。其妻方言夫存時。每

得歟。眞器內如常法用灰鹽。外復多拾陶器屑。滿其中。歟爲鹽所蜚。不勝痛。宛轉奔突。皮爲屑所傷。鹽味徐徐入之。故特美。今其疾宛然如歟死時云。

侯元功詞

侯中書元功。蒙密州人。自少游場屋。年三十有一。始得鄉貢。人以其年長兒倪。不加敬。有輕薄子。畫其形於紙鳶上。引線放之。蒙見而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纔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蒙一舉登第。年五十餘。遂爲執政。

驛舍怪

侯元功自密州與三鄉人偕赴元豐八年省試。止道旁驛舍。室中四隅各有榻。四人行路甚疲。分憩其上。皆熟寢。二僕附火坐。聞西北角悉率有聲。燈忽暗。一物毛而四足如豬狀。直登榻。嗅士人之面。至足。其人驚覺。頃之方定。物既下。別登一榻如前。其人亦驚呼。最後至元功臥榻。未暇嗅。如有逐之者。蒼黃而下。急竄去。復由西北角而滅。元功亦覺。呼三人者起食。皆言夢中有怪獸壓吾體。不知何物也。僕始道所見。元功心獨喜。自負。既入京。元功擢第。而三人者遭黜。俱客死京師云。高思道說

孫巨源官職

孫洙字巨源。年十四。隨父錫。官京東。嘗至登州。謁東海廟。密禱于神。欲知它日科第及爵位所至。夜夢有

告之者曰。汝當一舉成名。位在雜學士上。既覺頗喜。然年尙幼。未識雜學士何等官。問諸人。人曰。吉夢也。子必且爲龍圖閣學士。後擢第入朝。歷清近。眷注隆。異數以夢語人。元豐二年。拜翰林學士。賓客皆賀。孫愀然曰。曩固相告矣。翰苑班冠。維學士。吾其止是乎。今日之命。宜弔不宜慶也。繼閱月。省故人城外。於坐上得疾。神宗連遣太醫診視。幸其瘳。且以爲執政。後果瘳。上喜。使謂曰。何日可入朝。卽大用矣。省吏聞之。絡繹展謁。冠蓋填門不絕。孫私語家人。我指日至二府。神言何欺我哉。臨當朝。顧左右曰。我病久。恐不堪跪起。爲我設茵褥。且肄習之。方再拜。疾復作。不能興。遽扶視之。已絕矣。孫公在時。嘗一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已出。數十輩蹤跡之。得於李端愿太尉家。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孫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不敢留。遂入院。草三制罷。復作長短句。寄恨恨之意。遲明遣示李。其詞曰。樓頭尙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慙慙。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廉纖雨。漫道玉爲堂。玉堂今夜長。或以爲孫將亡時所作。非也。

李益謙相之說相之孫公會外孫也。

胡克己夢

胡克己。字叔平。温州人。紹興庚申。應鄉舉。語其妻曰。吾夢棘闌晨啓。它人未暇進。獨先入坐堂上。今茲必首選。妻曰。不然。君不憶論語乎。先進者第十一也。暨揭榜。果如妻言。

項宋英

項宋英。温州人。宣和中。浪游婺女。鄉人蕭德起。振爲儀曹。館之書室。與語至夜。留酒一壺。曰。我且歸。不妨

獨酌。項方施擔疲甚。卽就枕。俄有婦人至。與之言酌。巨觥以勸。意其蕭公侍兒。不敢狎。不得已少飲。婦人強之使盡。項疑且恐。乃大呼。蕭公之弟擴聞之。亟至。扣戶問所以。婦人始去。擴入見衾席間。皆爲酒沾漬。驗之。則向所留酒也。明日問諸人。乃某官昔年嘗殯亡女于此。項卽徙室。自是不復遇。紹興八年。試南京。館于臨安逆旅。一夕。在室中。終夜如與人對話。同邸者詢之。項曰。婺女所見之人。今復來矣。然亦亡它。又十年方卒。

江心寺震

紹興丙寅歲。温州小民數十。詣江心寺。赴誦佛會。或自外入。言江水極清。非復常色。競出門觀之。衆僧方坐禪。顧廊廡間有煙燄。懼不敢起。頃之。黑霧內合。對面不能辨。雷電震耀。兩刻而止。觀者五人死。泥中餘皆不覺。有行者方在廚滌器。一神身絕長大可畏。引其手以出。將及門。復有一神至。曰。莫錯莫錯。卽捨之。復入廚引一人出。亦隕于外。凡死者六人。三事皆林熙載宏昭說

夷堅甲志卷第五十八事

宗回長老

僧宗回者。累建法席。最後住南劍之西巖。道行素高。寺多種茶。回令人芟除繁枝。欲異時益茂盛。實無它心。有僧不得志於寺。詣劍浦縣訴云。回慮經界法行。茶稅或增。故爾縣知其妄。撻逐之。僧復告于郡。郡守亦素聞回名。不然其言。復撻之。僧不勝忿。詣漕臺言所訴皆實。而爲郡縣抑屈如此。乞移考它郡。漕使下其事于建州。州遣吏逮回。吏至促其行。回曰。幸寬我一夕。必厚報。吏許爲留。回謂其徒曰。是僧已再受杖。吾若往自直。則彼復得罪。豈忍爲此。吾不自言。則罪及吾。吾亦不能甘。不如去此。僧徒意其欲遁。或有束裝擬俱去者。明旦。回命擊鼓升座。慰謝大眾畢。卽唱偈曰。使命來追不暫停。不如長往事分明。從來一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得成。瞑目而化。時紹興十九年。

義鶻

紹興十六年。林熙載自溫州赴福州。侯官簿道過平陽智覺寺。見殿一角無鴟吻。問諸僧。僧曰。昔日雙鶴巢其上。近爲雷所震。有蛇蛻甚大。怪之。未敢葺。僧因言寺素多鶴。殿之前大松上。三鶴共一巢。數年前。巨蛇登木食其雛。鶴不能禦。皆捨去。俄頃引同類盤旋空中。悲鳴徘徊。至暮始散。明日復集。次一健鶻自天末徑至。直入其巢。蛇猶未去。鶻以爪擊之。其聲革革然。少選飛起。已復下。如是數反。蛇裂爲三四。鶻亦不

食而去。林誦老杜義鶻行示之。始驗詩史之言。信而有證。二事熙載說

又台州黃巖縣定光觀嶽殿前有塔。鶴巢于上。一蛇甚大而短。食其子。其母鳴號辛酸。瞥入海際。少時引

二鶴至。徑趨塔表。銜蛇去。陳燿說

陳國佐

陳公輔國佐。台州人。父正爲郡大吏。歸老。居于城中慧日巷。時國佐在上庠。有僧謁正。指對門普濟院曰。俟此寺爲池。貢元當上第。正曰。一刹壯麗如此。使其不幸爲火焚。則可。何由爲池。君知吾兒終無成。以是相戲耳。僧曰。不過一年。吾言必驗。普濟地卑下。每春雨及梅溽所至。水流不可行。寺中積苦之。偶得曠土于郡倉後。卽徙焉。而故基卒爲池。與僧言合。政和癸巳。國佐遂魁辟雍。釋褐第一。後至禮部侍郎。

巾山菌

台州資聖寺僧覺升。築菴巾山上。嘗早出戶。有大蟒橫道。命僕昇去之。是日偶行松徑中。見數菌鮮澤可愛。卽摘以歸。烹飪猶未熟。蛇以百數。遶釜蟠踞。升大懼。急入室坐榻上。方欲就枕。則滿榻皆蛇。不可復避。而同室僧皆無所覩。升卽死。

許叔微

許叔微。字知可。真州人。家素貧。夢人告之曰。汝欲登科。須積陰德。許度力不足。惟從事於醫。乃可。遂留意方書。久之。所活不可勝計。復夢前人來。持一詩贈之。其詞曰。藥有陰功。陳樓閒處。堂上呼盧。唱六作五。旣

覺姑記之於牘。紹興壬子第六人登科。用升甲恩。如第五得職官。其上陳祖言。其下樓材也。夢已先定矣。呼盧者。臚傳之義云。

陳良器

陳良器。好施食。紹興十一年。子燿爲婺州武義尉。迎之官。嘗同至郡。忘攜食盤。行次夜夢。舊友夏呂二人者來。曰。連日門下奉候不見。不知乃在此。覺而言之。方審其故。亟就邸中施焉。右四事皆陳燿說。

人生鼈

予宗人性喜獵。遇其興發。雖盛寒暑不廢。末年得疾。背生三物。隱隱皮肉間。數日頭足皆具。儼然三鼈也。已而能動。或以魚誘之。則其頭闔然如欲食狀。稍久左右齧食。痛不可忍。凡月餘而死。死五日。其靈憑子岳之婦。語曰。我坐好獵。生受苦報。今日猶未已。冥間方遣使追我。獵具爲證。及其未至。可取罔罟之屬。急焚之。無重吾罪。岳如其言。遂去。時紹興七年也。

黃平國

黃衡。字平國。建州浦城人。紹興十年。自祕書省正字出通判。卽武軍。未赴任而卒。卒之三年。里人有爲商而。死於宣城者。其家未知。魂歸附語家人曰。我某月某日。以疾終於宣州。從行某僕實殯我。斂時倉卒。遂遺一履。旣入幽府。遇黃省元。卽衡也。憐我跣足。行以鞋一緹。與我。仍令一介引我歸。是以此。家人曰。黃公今何在。曰。見判陰間一司極雄緊。家人方持泣。遽捨去。其子卽日往宣州取喪。欲火之。啓棺驗視。果跣一

足。

閩丞廳柱

紹興己巳二月二十五日。福州大雷雨。閩丞薛允功未明起。聞霹靂聲甚近。及旦。廳事一柱已斧爲三。附棟椽泥。皆墜碎土如爪跡。印于書几及狼籍西廡間。時將迓新丞。胡床雨蓋之屬。皆倚柱側。意必震動。乃徙在壁下。略無所推。先是薛之子嘗見一青蛇入柱下。戲掣其尾不可出。旣震。皆疑其物。蓋龍云。薛丞說

皮場大王

席旦。字晉仲。河南人。事徽廟爲御史中丞。後兩鎮蜀。政和六年。終于長安。其子大光。益終喪後。調官京師。時皮場廟頗著靈響。都人日夜旅施金帛。大光嘗入廟。識其父殮時一履。大驚。旣歸。夢父曰。我死卽爲神。權勢甚重。不減在生。作帥時。知汝苦窘。用明日以五百千與汝。大光悸而寤。聞扣戶聲甚急。出視之。數卒挽一車。上立小黃幟。云皮場大王寄席相公錢三百貫。寘于地而去。時正暗。未辨色。猶疑之。旣明。乃真銅錢也。大光由此自負。以爲必大拜。紹興初。參知政事。後以大學士制置四川。蜀人皆稱爲席相公。已而丁其母福國太夫人憂。未除服而薨。嚴康以子祁說

蔣通判女

錢符。字合夫。紹興十三年。爲台州簽判。往寧海縣決獄。七月二十六日。憩于妙相寺。方凭桉戲書。有掣其筆者。回顧無所見。是夜睡醒。覺床前彷彿似有物。呼從卒起張燈。作誓念詰問。遂不見。次夜復至。立於故

處符問之。若果是鬼，可擊屏風。言未既，自上至下，凡擊數十聲。符大懼，命燃兩炬于前，便有大飛蛾撲燈滅。物踞坐榻上，背面不語。審視蓋一婦人，戴圓冠，著淡碧衫，繫明黃裙，狀絕短小。久之不動。符默誦天蓬呪數遍，遽掀幕而出。宿直者迭相驚呼，問其故。曰：有婦人自內出，行甚亟，踐諸人面以過。說其衣服，乃向所見者。符謂已去，且夜艾不暇，徒復就枕。夢前人徑登床，枕其左肩，體冷如冰石。自言我是蔣通判女，以產終于此。強符與合，符力拒之。遂寤。次日，詢諸寺中寓居郭元章者，言其詳與符所見無異。設榻處，正死所也。符說

葉若谷

承信郎葉若谷，洪州人。爲鑄錢司催綱官，廨舍在虔州。葉不挈家，獨處泉司簽廳。紹興甲子歲正月十六日未晡時，有女子款扉而入，意態閑麗，前與葉語。初意其因觀燈誤至，未敢酬。恍惚閒不覺就睡。女亦至，則並寢。以言挑之，陽爲羞避之狀。已而遂合，凝然一處子耳。良久歡甚，一老嫗自外至，手持錢篋，據胡床箕踞而坐。傍若無人，徑趨床揭帳，以兩手拊席曰：你兩箇好也。葉疑女家人，懼甚。女搖手掩葉口，令勿語。嫗遂退。女迨夜分方去。自是連日或隔日一至，至必少留。葉猶以爲旁舍女子，往來幾兩月，漸覺羸悴，繼得疾，憊甚，徙居就醫，乃絕不至。方初見時，著粉青衫，水紅袴襦。既久未嘗易衣，然常如新，亦其異也。若谷說

劉氏冤報

高君贊，福州人，登進士第，爲檀氏鬻墾，生一子。既長，納同郡劉氏女爲婦，生二男一女。而子死，君贊仕至

朝散郎亦亡。長孫不慧。次孫幼。唯檀氏與劉共處。劉年尙壯。失婦道。與一僧宣淫于家。姑見而責之。劉恚且懼。會姑病不待藥。幸其死。寘蠶以毒姑之二婢。未及絕。強斂而焚之。後數月。劉得疾。日日呼所殺婢名。曰。我頤極痛。勿搗我髮。又曰。篋我已多。幸少寬我。其家問之。曰。阿姑與二婢守。笞我旬日而死。其子以祖致仕。恩得官。亦不立。今家道蕭然。君贊從子介卿說

江陰民

林啟明甫言紹興六年。寓居江陰。時淮上桑葉價翔踊。有村民居江之洲中。去泰州如臯縣絕近。育蠶數十箔。與妻子謀曰。吾比歲事蠶費至多。計所得不足取償。且坐耗日力。不若盡去之。載見葉貨之。如臯役不過三日。而享厚利。且無害。妻子以爲然。乃以湯沃蠶。蠶盡死。瘞諸桑下。悉取葉棹舟以北。行半道。有鯉躍入。民取之。剝腹實以鹽。俄達岸。津吏登舟視稅物。發其葉。見有死者。民就視之。乃厥子也。驚且哭。吏以爲殺人。拘係之。鞠同舟者。皆莫知。問其所以來。民具道本末。縣遣吏至江陰物色之。至其家。門已閉。壞壁以入。寂無一人。試啓蠶瘞驗之。又其妻也。體已腐敗矣。益證爲殺妻子而逃。無以自明。吏亦不敢斷。竟斃於獄。此事與三水小牘載王公直事相類。

蛇報犬

世傳犬能禁蛇。每見必周旋鳴躍。類巫覡禹步者。人誤逐之。則反爲蛇所齧。林明甫家犬夜吠。燭火視之。見一蛇屈蟠。犬繞而吠。凡十數匝。蛇死。其體元無所傷。蓋有術以禁之也。林宏昭言溫州平陽縣道源山。

資福寺有犬名花子。善制蛇。蛇無巨細。遇之必死。前後所殺以百數。一日。大蟒見于香積樹。見者奔避。僧急呼花子。令噬之。未及有所施。蛇遽前迎。齧其領。犬鳴號宛轉。須臾死于階下。蛇亦不見。豈非其鬼所爲乎。物類報復蓋如此。

蔣寧祖

蔣寧祖者。待制堦之子。年四十。官至朝請郎。當遷大夫。不肯就。父母強之。不得已自列。既受命。卽丐致仕。自是不御朝衣。常著練布道服。請于（此下原闕一葉又五行）

趙善文

撫州金谿縣有神廟甚靈顯。所請者施金帛。無虛日。積錢至二千緡。宗室善文過廟。心資其利。焚香禱曰。損有餘。補不足。人神一也。善文至貧。願神以二十萬見假。不然。將白於官。悉籍所有而焚廟。神雖怒。若我何。既禱。卽呼廟祝取錢。祝無辭以卻。但曰。神許則可。善文取杯投擲之。連得吉卜。再拜謝。運鏹以出。如是十年。夢神來謂曰。曩日所貸。今可償矣。夢中寤甚。約以緡錢還之。神不可。曰。此特虛名耳。又欲倍其數。亦不可。善文計窮。以情告曰。一時失計爲人。今實無可償。願神哀釋。神沉思良久。曰。必無錢見歸。但誦金剛經。每卷可折一千。他無以爲也。既覺而懼。遂遽齋戒。取經諷讀。凡三日。得二百過。默禱以謝之。後不復夢。

陳寅伯
明說

林縣尉

紹興初。莆田人林迪功。爲江西尉。秩滿用捕盜賞。改京官。未得調。時臨安多火。士大夫寓邸中者。每出必挾敕告之。屬自隨。林性尤謹畏。納告袖中。時時視之。初未嘗失墜。然每歸輒不見。則懸賞三十千求之。不經日。必有得而歸之者。如是數四。林亦不能測。獨宿室中。外間常聞人共語者。怪之不敢問。一夕辯論喧甚。久之寂然。明旦門不啓。店媪集同邸者發壁以入。已仆于榻上。旁有剪刀股存。蓋用此以自刺也。林初獲賊時。兩人頗疑似。林欲就其賞。鍛鍊死之。是以獲此報。

夷堅甲志卷第六十三事

史丞相夢賜器

史丞相登科時年恰四十矣。未策名之時。清貧特甚。嘗當歲除之夕。隨力享先。既罷就寢。夢若在都城。二中貴人乘馬來。宣喚甚急。遂隨入大殿下。王者正坐。左右金紫侍立。容衛華盛。中貴引趨謁。稽首拜舞。類人閒朝儀。殿庭兩傍各設一案。金銀器皿羅陳其上。品類奪目。未幾。殿上人傳呼奉聖旨。賜史某金器若干。銀器若干。凡四百七十件。史倥傯駭異。莫之敢承。兩青衣掖之使拜。乃跪謝而出。中貴復導之還。過巨川高橋。方陟數板。失足墜水。悸而寤。正旦日。以語貝夫人。夫人笑曰。昨夜大年節。民俗所重。我家尙無杯酒。齷肉。虛度歲華。安得有金銀如是之富。真是姦鬼相戲侮耳。史亦爲之解顏。已而擢紹興乙丑第。踰一紀。始充太學官。至己卯歲。自祕書郎除司封郎。爲建王直講。財三歲。際遇飛龍在天之恩。遂躋位輔相。窮富極貴。三十餘年。計前後錫賚。正與夢中四百七十之數同。一時所蒙。夔絕倫輩。決非偶然。神明其知之矣。

俞一郎放生

俞一郎者。荆南人。雖爲市井小民。而專好放生。及裝塑神佛像。紹熙三年五月。被病危困。爲二鬼卒拽出。行荒野間。遂至一河。見來者甚眾。皆涉水以度。獨得從橋到彼岸。別有鬼使引飛禽走獸萬計。盡來迎接。

稍抵前路。又遇千餘僧。及一門樓。使者導入。望殿上十人列坐。著王者之服。問爲何所。曰。地府十王也。判官兩人。持文簿侍側。俄押往殿下。檢生前所爲。王者問有何善業。可以放還。判官云。此人天年尙餘一紀。并有贖放物命。已受生人身者三千餘。合增壽二紀。王遂判。愈一本壽只六十三歲。今來旣增二紀。日下差童子押回。俄兩青衣童。引行青草路。至一缺牆。推其背使過。不覺復活。左手掌內有朱字數行。不可認。蓋批判語也。

李似之

李子約。撰生六子。長彌性。次彌倫。彌大。皆預鄉貢。未第。子約議更其名。以須申禮部。乃得易。先改第四子。彌遠曰正路。正路年十六。入太學。夢人告曰。李秀才。君已及第。出片紙闊二寸許。上有彌遜二字。以示之。李曰。我舊名彌遠。今爲正路。是非我。其人曰。此真郎君也。何疑之有。辨論久之。方寤。頗喜。憚其父嚴毅。未敢白。以告母柳夫人。夫人爲言之。遂令名彌遜。而以似之爲字。後數年。兄似矩尙書主曹州。冤句簿。子約罷。竟簽就養。似之試上舍。畢。亦歸侍。旁報榜者一人先至。曰。已魁多士。索其榜。無有。但探懷出片紙。上書李彌遜三字。方疑未信。似之云。五年前所夢。豈非今日事乎。紙上廣狹。字之大小。無不同。但夢中不著姓耳。必可信。已而果然。時大觀戊子也。亦蘇粹中說

胡子文

蘇州常熟縣福山東嶽行宮。廟貌甚嚴。士人胡子文。乘醉入廟。望善惡二判官相對。戲掣其惡者筆。同行

者以爲不可乃還之歸至舟次俄一使來曰被判官命收君子文已醒憶醉時事甚懼沿道默誦金剛經既至廟兩人相向坐西向者怒甚叱曰汝爲士人當識去就何得侮我對曰爲狂藥所迷了不自覺願丐微命以歸不應子文但密誦經至三分二人皆起又二章則舉手加額東向者解之曰此子一時酒失原其情似可恕怒者曰正以同官太寬使人敢爾子文扣頭曰某能誦金剛經若蒙賜之更生當日誦七卷以報怒者曰若爾亦宜小懲以所執筆點其背曰去覺遍身如冰遂寤所點處生一疽痛不可忍百日方愈自是日持經七遍雖劇冗不敢輟

葉平甫說

宗演去猴妖

福州永福縣能仁寺護山林神乃生縛獼猴以泥裹塑謂之猴王歲月滋久遂爲居民妖祟寺當福泉南劍興化四郡界村俗怖聞其名遭之者初作大寒熱漸病狂不食緣籬升木自投於地往往致死小兒被害尤甚於是祠者益眾祭血未嘗一日乾也祭之不痊則召巫覡乘夜至寺前鳴鑼吹角目曰取攝寺眾聞之亦撞鐘擊鼓與相應言助神戰邪習日甚莫之或改長老宗演聞而歎曰汝可謂至苦其殺汝者既受報而汝橫淫及平人積業轉深何時可脫爲誦梵語大悲呪資度之是夜獨坐見婦人人身猴足血污左腋下旁一小猴腰閒鐵索繫兩手抱穉女再拜于前曰弟子猴王也久抱沉寃之痛今賴法力得解脫生天故來致謝復乞解小猴索演從之且說偈曰猴王久受幽沉苦法力冥資得上天須信自心元是佛靈光洞耀沒中邊聽偈已又拜而穩明日啓其堂施鎖三重蓋頃年曾爲巫者射中左腋以是常深閉猴

負小女如所覩。乃碎之。并部從三十餘軀。亦皆烏鳶梟鷂之類所爲也。投之溪流。其怪遂絕。

福州兩院燈

福州左右司理院。每歲上元。必空獄設醮。因大張燈。以華靡相角。爲一郡最盛處。舊皆取辦僧寺。紹興庚午。侍郎張公淵道作守。命毋擾僧徒。獄吏計無所出。恥不及曩歲。相率強爲之前一夕。左司理陳燿。夢朱衣吏著平上幘。揖庭下。曰。設醮錢已符右院關取。明旦有負萬錢持書至。取而視。乃閩清令以助右院者。方送還次。羣吏曰。今夕醮事正苦乏使。留之何害。陳亦悟昨夢。乃自答令書。而取其金。醮筵之外。其費無餘。是雖出於一時之誤。然冥冥之中。蓋先定矣。權說

絳縣老人

周公才。字子美。温州人。政和初。爲絳州絳縣尉。涇檄晉州。過姑射山。進謁真人祠。方下山。一人草衣丫髻。坐道左。睨周曰。尊官大好。然須過六十方快。周時年三十餘。又與絳守同姓。守爲經營薦書數章。自意後任當改秩。聞其言頗怒。而言不已。益忿忿。取劍欲擊之。忽騰上樹杪。復躍下入木根穴中。周舉劍擊樹。其人呼曰。我乃青羊也。與公誠言。何相苦如此。周捨去。會日將暮。即止山下。邸中有道人先在。以一鶴及僕鐵鬼自隨。揖周曰。天氣差寒。能飲一杯乎。酒至冷不可飲。道人畫案作火字。寘杯其上。俄頃即熱。飲畢。舍餘瀝。嚙壁閒。復嚙周面。曰。爲君祓除不祥。君今日必見異物。具以前事告。曰。是矣。是矣。然亦不足怪。君知之乎。此正昔所遇呂洞賓老樹精輩也。又取鯉鮮共食。時落日斜。照柁上鮓。皆作五色。笑曰。略見張華手

段。迨夜各就寢。拂旦行道人已起。曰。欲與君款語。而行李甚遽。柰何。是日人邑境。薄晚不值驛舍。就民家假室。鐵鬼忽至。曰。先生以昨日不成款。今當相就。令我先攜酒果來。周曰。先生安在。曰。至矣。周出迎。遙望道人跨鶴去。地數尺而行。既至。民帥妻子以下羅拜。道人亦慰接之。曰。爾家皆無恙否。民跪白曰。縣尉至。方患無伴。而先生偶來。某家有麥麪。適又得驢肉。欲作不托爲供。何如。道人頷之。民揖坐東向。而周爲客。食罷。步至牆下共飲。周連引滿。頗醉。不覺坐睡。及醒。但鐵鬼在傍。曰。先生不能待。已去矣。獻一桃甚大。曰。先生令君食此。當終身無病。後八十年相會於羅浮山。周遜謝。且贈錢二百。大笑曰。我何所用。長揖而別。指顧閒已不見。民曰。是古絳縣老人也。今爲地仙。時一遊人間。識之者皆過百歲。某自少獲見之。今亦八十矣。周始悔恨。果連蹇二十餘年。甫得京秩。後監進奏院。紹興十六年。以正旦朝謁感疾。召鄉人林亮功飯。具言平生所履。乃及此事。又三日而亡。壽止六十八。所謂羅浮再會之語。不可曉云。林君說

黃子方

黃琮。字子方。莆田人。宣和初。爲福州閩清令。平日多蔬食。但日市肉四兩供母。爲人方嚴。不畏強禦。時方興道藏。郡守黃冕。仲尙書裳。使十二縣持疏。歛之民。琮獨不應命。旣聞他縣皆數百萬。乃自詣郡。以己俸四月輸之。冕仲雖不平。然以直在彼。莫敢詰。內臣爲廉訪使者。數干以私。皆拒不答。常切齒思報。會奏事京師。每見朝士。必以溢惡之言。詆琮。嘗入侍徽廟。問汝在閩時。知屬縣有賢令否。其人出不意。錯愕失對。唯憶琮一人姓名。極口稱贊之。卽日有旨。改京官通判漳州。使者旣出。始大愧悔。乃知吉人之報。轉禍爲

福如此。劉圖南說。

張謙中篆

張有字謙中。吳興道士也。以篆名天下。爲人退靜好古。非古文所有字。輒闕不書。宣和中年已七十餘。中書侍郎林彥振。擿喪其母魏國夫人。歸葬於湖。將刻埋銘。請篆額。書魏字爲魏下山。彥振以爲不類。今字命去之。不從。彥振蹠不樂。然度能書者無出其右。則召所親委曲鑄說之。且許厚謝。張不可。曰。世俗魏字。我法所無。林公不肯用。宜以見還。決不易也。彥振知不可強。遂止。自是人益賢之。余伯舅沈祖仁。爲歸安丞。與張善。憚其不敢求字。一日被酒。亟造門索絹一端。作大字數十。尤高古可愛。至今寶藏之。有所著復古編。行於世。

鳳池山

福州閩縣東十五里鳳池山。其上有池。冬夏不涸。俗傳唐末有樵者。嘗見五色雀羣浴于彼。以故得名。其南鼓山。山之半有涌泉寺。鳳池隸焉。熙寧中。元章簡公絳出守。訪之鼓山寺。僧憚其數至爲擾。嫁其名於北山報慈院。主僧頗黠。逢元公之意。刻木作鳳。立之小沼上。以喙吐水。公至大喜。爲賦詩。數年閒參大政。鳳池之事。遂成先兆。後溫左丞益出守。亦喜爲此游。且和元公詩。未幾亦至兩地。然實非真鳳池山也。而休證如此。豈偶然邪。

古田倡

陳筑字夢和莆田人崇寧初登第爲福州古田尉感邑倡周氏周能詩贈筑絕句曰夢和殘月到樓西月過樓西夢已迷喚起一聲腸斷處落花枝上鷓鴣啼首句蓋寓筑字也又春晴詩曰瞥然飛過誰家燕驀地香來甚處花深院日長無箇事一瓶春水自煎茶後與筑作合歡紅綬帶自經於南山極樂院從者知之共排闥救解二人皆活已而事敗筑失官去周至紹興初猶在既老且醜門戶遂冷落云

猾吏爲姦

福州老胥夏鏞者自治平時爲吏政和中以年勞得官首尾四紀嘗言閩郡將多矣無不爲其黨所欺不能欺者惟得二人焉其一程公關師孟其一羅儔老崎羅公初精明人莫敢犯後亦有罅可入云羅好學每讀書必研究意義苟有得則怡然長嘯或未會意則搔首踟躕吏伺其長嘯卽抱牘以入雖包藏機械略不問或遇其搔首雖小姦欺無不發摘以故得而欺之鏞曰彼好讀書尙見欺於吾曹況於他哉右三事皆郡士

鄭東卿說

周史卿

周史卿建州浦城人元祐初如京師赴省試中途遇道者云云卽歸與妻子入由果山鍊丹聲價籍籍士大夫經山下無不往見呂吉甫自建安移宣州苦足疾不能行來謁周周請呂伸足直前爲布氣令人以扇扇之少頃足底火熱炙上徹心良久痛遂已凡在山二十年丹垂成一夕風雷大作霹靂甚震曉視藥爐丹已失矣周不意遂出神求之謂妻曰我當略往七日且復回未死也切勿焚我妻如其言周平生與

一僧善。僧亦在他山結廬。聞周死來弔。力勸其妻曰。學道之人。視形骸如糞土。既去矣。安足惜。妻信僧言。泣而焚之。明日而周回。則已無形體可生矣。空中咄咄。責其妻而去。異日僧復來。妻以前事告之。僧曰。吾適方聞訃。故來。前日未嘗至。乃悟魔所化也。其家後置周影像於僧舍。日輪一行者奉香火。必於地得四錢。又留醋一甕。至今不敗。往往爲人取去。然未嘗竭。縣人劉翔云。由果山甚淺隘。氣象索然。非神仙所居也。翔說

夷堅甲志卷第七十七事

蔣員外

明州定海縣人大蔣員外者。輕財重義。聞子姪不肖。鬻田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久。度其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賣。既買又還。至有數四者。嘗泛海欲趨郡。往柁樓便旋。爲回風所擊。遂溺水。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制。舟行如飛。方號呼次。遙見一人冉冉立水上。隨風赴舟所。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吾足。適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人以爲積善報云。李郁光祖說

李少愚

李少愚回參政。建康人。所居在秦淮畔。年二歲。因家人拜掃登舟。乳母懷抱閒。失手墜水中。水急不可尋。舉舟號慟。至明日。有漁舟聞哭聲。問知其故。卽舟中取一兒還之。乃少愚也。曰。夜來遙望灘上數人附火。就視之。但見一嬰兒臥地上。四面火環繞。意謂罔兩竊取。故抱得之。林亮功說

法道變餓鬼

紹興六年三月廿一日。平江虎丘山有常州僧法道。因病入延壽堂。忽變形作餓鬼。頭目極大。頸窄咽青。口吐猛火。人以食與之。則呼曰。鐵丸也。不可食。如是七日。長洲令爲請道法師救之。謂曰。汝生前想有隱惡。急自言。佛法容人悔謝。我爲汝誦呪解釋。病僧久之。方自言曰。向時在廬山慧日寺作典座。盜常住菜。

日換酒一升。後作江州能仁副院。將寬剩米沽酒。有是二罪。法師曰。汝既知過。吾救汝。卽抉其口灌呪水。僧昏然遂睡。天明方醒。已索湯粥。漸進食。數日愈。宣僧日智說時在虎丘寺見之。

張佛兒

紹興二年十月。宣僧日智至台州黃巖縣西鄉。寓宿山寺。次日。寺僧留齋。有村民張陳二老。來請主僧施戒。張曰。某女孫佛兒。年十五。昨夕暴死。至五更將斂。其祖母不忍。抱之以泣。女欵然開目。呼曰。我通身是水。手足皆痛。問其故。曰。夜有二使來追縛我。押過義嶺。與西鄉相去十餘里。辭不能行。遭鐵椎擊背。兩下極痛。嶺下有池。池中有橋。遂令我橋上立。別見人以黑被裹兩人入門內。此二使亦欲以花被裹我。曰。汝欠他家錢千五百。今當償之。我力懇曰。容我歸從祖母請錢。不許。旁綠衣人言曰。此人曾聽說般若。可恕也。二使不得已。擲我水中而去。池水甚淺。我踰岸得出。遂急歸。某驚異其事。卽往義嶺驗之。果見陳氏者。門有池。訪其主翁。問曰。翁家昨日生何物。曰。犬生三子。二黑一斑。斑者爲犬母銜置池中已死。獨二黑者在。某具以孫女言告。仍以千五百金償之。陳老曰。元無錢。任公女處。不肯受。某自度不償此債。小孫他日亦不免。遂率陳老來此。主僧乃爲施戒。而以其金贖。日智問其聽般若之因。乃會同母往縣中洪福寺。聽景詳師開堂說法。

張屠父

平江城中草橋屠者張小二。紹興八年。往十五里外黃埭柳家買狗。狗見張屠。有喜色。直前拖之。張提其

耳。以度輕重。用錢三千得之。狗不待束縛。徑隨張歸。至齊門外。懼其逸。方以索繫之。狗忽人言曰。我乃爾父。又不欠爾債。不可殺我。張醉且困。不省其言。遂以歸。令妻具飯。狗又告其妻曰。新婦來。我乃阿翁也。七八年不見爾夫妻面。今幸得歸。只欠柳家錢三千。已償了。切不可殺我。爾夫壽甚短。只一二年。宜急改業。後世不可爲人矣。我覺飢甚。可持飯來。妻急以其夫飯分半與之。夫不知也。夫食畢復索。則已無。甚怒。妻曰。分一半與阿翁食矣。具以狗言白夫。始大懼。留飼養。不敢殺。三日後出。至蔣氏家。鬻人爲所殺。張屠遂改業爲賣油家作僕云。

陳承信母

常州無錫縣村民陳承信。本以販豕爲業。後極富。其母平生尤好豕豢。紹興四年死。死之七日。其家正作佛事。聞棺中有聲。意爲再生。甚喜。遽取斧開棺。則已化一老牝豬矣。急復掩之。明日。請常州太平寺標搆主施戒。遂葬。時天色晴爽。喪車才出門。滂沱大雨。送者不可行。皆回。及墓。坎穴中水已滿。乃以石壓葬之。
(此下原闕二十五行)

羅鞏陰譴

羅鞏者。南劍沙縣人。大觀中。在太學。學有祠甚靈顯。鞏每以前程事。朝夕默禱。一夕神見夢曰。子已得罪。陰閒。亟宜還鄉。前程不須問也。鞏平生操守鮮有過。願告以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之。故耳。鞏曰。家有弟兄。罪獨歸鞏。何也。神曰。以子習禮義爲儒者。故任其咎。諸子碌碌。不足責也。鞏旣誤悔。

乃急束裝遽歸。鄉人同舍者問之。以夢告。行未及家而卒。曹續說。蓋乃曹祖姑壻也。

不葬父落第

陳杲。字亨明。福州人。貢至京師。往二相公廟祈夢。夜夢神曰。子父死不葬。科名未可期也。杲猶疑未信。明年果黜於禮闈。遂遣書告其家。亟庀襄事。後再試登第。寧德人李舒長說。

禍福不可避

李似之侍郎云。艱難以來。士大夫禍福。皆有定數。建炎丁未。傅國華尙書墨卿爲舒州守。聞武昌寇作。自武昌纔隔蕪黃。卽至舒。懼其侵軼。又嘗再使高麗。橐中裝甚厚。惜之。乃令其弟挈家避諸江寧。旣至泊江下。舟人白外多草竊。不若入閘便。時宇文仲達鎮江寧。與傅公善。家人卽遣白宇文。假鑰啓閘。舟得入。自意安全無虞。是夜卒周德爲變。劫其舟。一家盡死。惟存一老婢。而舒城帖然。吳昉。顧彥成。爲兩浙漕。杭卒陳通。積怒於有官君子。將爲亂。會顧君出巡。吳興通強抑眾不發。須其歸。凡一月而顧至。杭之官吏及漕臺人皆出迎。是夜變作。官吏盡死。而顧君乃與其家泊城外。僧寺作佛事。未入閘亂。復走湖州。遂免。傅公有心於避禍。而全家不免。杭卒一月待顧君。而顧竟脫。皆非人所能爲也。

島上婦人

泉州僧本僞說其表兄爲海賈。欲往三佛齊。法當南行三日而東。否則值焦上。船必糜碎。此人行時偶風迅。船駛旣二日半。意其當轉而東。卽回舵。然已無及。遂落焦上。一舟盡溺。此人獨得一木。浮水三日。漂至

一島畔。度其必死。捨木登岸。行數十步。得小逕。路甚光潔。若常有人行者。久之。有婦人至。舉體無片縷。言語啁呶。不可曉。見外人甚喜。攜手歸石室中。至夜與共寢。天明舉大石窒其外。婦人獨出。至日晡時歸。必齋異果至。其味珍甚。皆世所無者。留稍久。始聽自便。如是七八年。生三子。一日縱步至海際。適有舟抵岸。亦泉人以風誤至者。乃舊相識。急登之。時婦人繼來。度不可及。呼其人罵之。極口悲啼。撲地氣幾絕。其人從蓬底舉手謝之。亦爲掩涕。此舟已張帆。乃得歸。

查市道人

常德府查市富戶余翁。家歲收穀十萬石。而處心仁廉。常減價出糶。每糶一石。又以半升增給之。它所操持大抵類此。慶元元年六月。在書室誦經。雷電當晝暴作。有樵夫避雨立門外。忽一道人青巾布衣。引入余宅。扣書室見翁。謂之曰。可令此村叟蹲伏經棹下。暫避雷聲。道人遂就坐。少頃雷火閃爍入室。旋繞數匝而息。及雨霽。一僕報言門楣上有新書朱字。出視之。云樵夫董二。前世五逆。罪惡貫盈。上帝有勅罰之。被陳真人安於慈喜菩薩誦經棹下護之。諸神不敢近。凡三十九字。讀畢。失道士所在。未幾。余翁坐亡。

仁和縣吏

乾道間。仁和縣一吏。早衰病瘠。齒落不已。從貨藥道人求藥。得一單方。只碾生硫黃爲細末。實於豬臟中。水煮臟爛。同研細。用宿蒸餅爲丸。隨意服之。兩月後。飲啖倍常。步履輕捷。年過九十。略無老態。執役如初。因從邑宰出村。醉食牛血。遂洞下數十行。所泄如金水。自是尪悴。少日而死。李巨源得其事於臨安入內。

醫官管範嘗與王樞使言之。王云：但聞豬肪脂能制硫黃，茲用臟尤爲有理，亦合服之久，當見功效也。

周世亨寫經

鄱陽主使周世亨謝役之後，奉事觀世音甚謹。慶元初，發願手寫經二百卷，施人持誦。因循過期，遂感疾。乃禱菩薩祈救護，既小安，卽以錢三千米一石，付造紙工匠，使抄經紙。江用所得別作紙，入城販鬻。周見而責之，江以貧告，復增畀其直，及售紙于此，每幅皆斷爲六七，懼而亟還家，悉力緝製，納于周。周倩一僧摺成冊，齋戒繕寫，方及二十卷，正書握筆，羣鴉數十鳴諫屋上，逐之不退。起禱像前，迨出視，蓋一鴉中箭流血，眾鴉爲拔之，不能得，故至悲閔。周連誦寶勝如來救苦觀世音二佛，以筆指之，箭脫然自拔，鴉飛入空中。周贊嘆之際，箭從天井內擲落于佛龕，靈感如此。

金釵辟鬼

温州瑞安縣篔簹村民張七妻久病，一夕正服藥，忽不見，急呼鄰里，燭火巡山尋之。至一洞甚深，眾疑其在，譟而入，至極深處，見婦人面浮水上，取以歸，云：數人邀我去，初在洞口，見火炬來，急牽我入，我衣領間有鍍金釵，恐失之，常舉手捫索，鬼輒有畏色，以故面得不沉。

搜山大王

温州瑞安道士王居常，字安道，後還俗居東山，因販海往山東，爲僞齊所拘，脫身由陸路將歸，至開封，夜夢人告曰：汝來日當死，如遇乘白馬著戎袍挾弓矢者，乃殺汝之人，宜急呼搜山大王乞命，若笑則可生。

怒則死。緣汝曩世曾殺他人，故今受報。居常次日行荒陂中，果見一人乘馬，宛如昨夢所言。卽拜呼搜山大王乞命。其人笑而去。遂得脫。後歸鄉，繪其像事之。右二事亦朱亨叟說。

熾盛光呪

瑞安士人曹穀，字覺老，少出家爲行者。其家累世病傳尸，主門戶者一旦盡死，無人以奉祭祀。穀乃還儒冠。後數年亦病作，念無以爲計。但晝夜誦熾盛光呪。一日讀最多，至萬遍，覺三蟲自身出，二在項背，一在腹上。周匝急行，如走避之狀。穀恐畏不敢視，但益誦呪。忽頂上有光如電，蟲失所之，疾遂愈。郡人戴宏中履道說。

海大魚

漳州漳浦縣敦照鹽場，在海旁。將官陳敏，至其處，從漁師買沙魚作線，得一魚，長二丈餘，重數千斤。剖及腹，一人偃然橫其閒，皮膚如生，蓋新爲所吞也。又紹興十八年，有海鱸乘潮入港，潮落不能去，臥港中。水深丈五尺，人以長梯架巨舟，登其背，猶有丈餘。時歲饑，鄉人爭來剖割。是日所取無慮數百擔，鱸兀不動。次日有剜其目者，方覺痛，轉側水中。旁舟皆覆，幸無所失。亡取約旬日方盡，賴以濟者甚衆。其脊骨皆中米臼用。

夷堅甲志卷第八十七事

吳公誠

興化人吳公誠字君與年七十以大夫致仕夢人告曰公猶有俸金七百千在官既覺取券曆會之凡積
畱未請者正如其數乃謂諸子曰我所得止此且置勿請庶稍延我壽子如戒緘封不復言後一年而卒
計挂冠後所入半俸適滿七百千乃非昔日所積者既服除其子與郡守有舊悉以向所當得者復給之

金四執鬼

福州城南禊遊堂下有公蓮池數十畝民金四權其利其居在南臺去池七里慮有盜每夕輒往巡邏嘗
遇一人行支徑中詰之曰我以事它適偶夜歸耳時已二鼓金素有膽視其舉措不類人又非人所常行
路乃好謂之曰我家在江南偶飲酒多覺醉不可歸欲與汝相負汝先自此負我至合沙門去城二里我乃負
汝至馬鋪去城四里汝復負我過浮橋其人欣然如所約而去至馬鋪欲下金執之甚急連聲呼家人燭火來
視已化爲一老鷄乃縛而焚之

佛救宿冤

臨安民張公子者嘗至一寺見敗屋內古佛無手足取歸莊嚴供事之歲餘卽有靈響其家吉凶事輒先
告之凡二三十年建炎間金人犯臨安張竄伏胥井似夢非夢見所事佛來與之別曰汝有難當死吾無

策可救。緣前世在黃巢亂中，曾殺一人，其人今爲丁小大，明日當至此，殺汝以報，不可免矣。張怖懼，明日果有人攜矛臨井，叱張令出。旣出，卽欲刃之。張呼曰：公非丁小大乎？其人駭問曰：何以知我名氏？具告佛語。其人憮然擲刃于地，曰：冤可解，不可結。汝昔殺我，我今殺汝。汝後世又當殺我，何時可了？今釋汝以解之。然汝畱此，必爲後騎所戕，且與我偕行，遂令相從數日，度其脫也。乃遣去。丁生蓋河北民，爲金人簽軍者。三事皆陳季若說

京師異婦人

宣和中，京師士人元夕出遊，至美美樓下，觀者闐咽不可前。少駐步，見美婦人舉措張皇，若有所失，問之曰：我逐隊觀燈，適遇人極隘，遂迷失侶，今無所歸矣。以言誘之，欣然曰：我在此稍久，必爲他人掠賣，不若與子歸。士人喜，卽攜手還舍。如是半年，嬖寵殊甚，亦無有人蹤跡之者。一日，召所善友與飲，命婦人侍酒。甚款，後數日，友復來，曰：前夕所見之人，安從得之？曰：吾以金買得之。友曰：不然，子宜實告我。前夕飲酒時，見每過燭後，色必變，意非人類，不可不察。士人曰：相處累月，焉有是事？友不能強，乃曰：葆真宮王文卿法師，善符籙，試與子謁之。若有祟，渠必能言，不然，亦無傷也。遂往。王師一見，驚曰：妖氣極濃，將不可治。此祟異絕，非尋常鬼魅比也。歷指坐上它客曰：異日皆當爲左證。坐者盡恐。士人已先聞友言，不敢復隱。備告之。王師曰：此物平時有何嗜好？曰：一錢篋極精巧，常佩於腰間，不以示人。王卽朱書二符授之，曰：公歸俟其寢，以一寘其首，一寘篋中。士人歸，婦人已大罵曰：託身於君許久，不能見信，乃令道士書符，以鬼待我。

何故初尙設辭諱。婦人曰。某僕爲我言。一符欲置吾首。一寘篋中。何諱也。士人不能辨。密訪僕。僕初不言。始疑之。迨夜伺其睡。則張燈製衣。將旦不息。士人愈窘。復走謁王師。師喜曰。渠不過能忍一夕。今夕必寢。第從吾戒。是夜果熟睡。如教施符。天明無所見。意謂已去。越二日。開封遣獄吏逮王師下獄。曰。某家婦人。療疾三年。臨病革。忽大呼曰。葆真宮王法師殺我。遂死。家人爲之沐浴。見首上及腰間篋中。皆有符。乃詣府投牒。云王以妖術取其女。王具述所以。卽追士人。并向日坐上諸客。證之皆同。始得免。王師建昌人。亮

功說林與士人之友同齋。

永福村院犬

福州永福縣有村律院。伯仲二僧同房。伯僧愛一犬。每食必呼使前。仲甚惡之。見必叱逐。或繼以鞭箠。如是累歲。伯嘗出外旬日。歸不見犬。責仲曰。汝常日讎犬特甚。乘我之出。必殺食之矣。仲力辨。不得已。乃言因其竊食。誤擊殺之。埋諸後圃。非食也。伯殊不信。潛往瘞所發視。急歸語仲曰。犬雖異類。心與人同。汝與結冤非一日。適吾視其體。頭已爲蛇。會當報汝。汝不宜往。可倩所知者再觀之。泊別一人往視。則蛇頭愈長。始大恐。問所以解冤之策。伯教以盡鬻衣鉢。對佛懺謝。遂入懺堂。晝夜不息。凡數年。一夕焚紙鏹。覺盆中有物。意其鼠。撥灰視之。蛇也。乘仲張口。急奔入喉中。遂死。本縣般若長老惟學說。

金剛靈驗

青州人柴注。爲壽春府司理。因鞠劫盜獄。一囚言離城三十里間開旅邸。每遇客攜囊橐獨宿。多殺之。投

尸於白沙河下。前後不知若干人。惟謀一老嫗不得。注問其故。囚曰。頃年老嫗獨寄宿。某與兄弟言。今夜好箇經紀。至更深。遣長子推戶。久乃還。云若有人抵戶而立。不可啟。某不信。提刀自行。及門穴壁窺之。見紅光中一大神。房與上下等背門而立。氣象甚怒。某驚懼失聲。幾於顛仆。天將曉。門方開。嫗正起理髮。誦經不已。問何經。曰。金剛經也。乃知昨夜神人蓋金剛云。

南陽驛婦人詩

靖康元年。鄧州南陽縣驛。有女子畱題一詩曰。流落南來自可嗟。避人不敢御鉛華。卻憐當日鶯鶯事。獨立春風霧鬢斜。字畫柔弱。真婦人之書。次韻者滿壁。

王彥楚夢中詩

王彥楚。□□州人。少年時。夢作詩曰。春罷雞□□。行犬吠籬。溪深水馬健。霜重橘奴肥。建□初。將漕京西。遇寇至。彥楚腦間中刃。奔走墟落。聞農家春聲。正如昔年夢中作詩景象云。三事黃

劉氏子

劉敏求。字好古。居開封郊外。生一子。兩歲而病。將死。不忍視。徙置比舍民家。須其絕而歛之。乳媪方抱以泣。有道人過見之。曰。兒未死也。取藥一餅餌之。遂蘇。復索紙書十數字。緘封以授媪。祝令謹藏去。勿得發視。視則兒死。媪先密窺之。能認十九兩字。餘不識也。自此兒浸安。母意其十九歲當不免。至是年爲食素。祝延之。旣而無恙。及紹興十九年。敏求官建康。子四十三歲矣。得疾以三月二十六日不起。媪猶在。始起。

所藏書乃大書九字。其文曰：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梁茲夫說。

潘璟醫

潘璟，字溫叟，名醫也。虞部員外郎張咸妻，孕五歲，南陵尉富昌齡妻，孕二歲，團練使劉夔孫妾，孕十有四月，皆未育。璟視之，曰：疾也。凡醫妄以爲有娠耳。於是作大劑飲之。虞部妻墮肉塊百餘，有眉目狀。昌齡妻夢二童子，色漆黑，倉卒怖悸，疾走而去。夔孫妾墮大蛇，猶蜿蜒不死。三婦人皆平安。貴江令王霽夜夢與婦人歌謳飲酒，晝不能食。如是三歲，璟治之，疾益平。則婦人色益沮，飲酒易忘，歌謳不樂。久之遂無所見。溫叟曰：病雖衰，然未也。如夢男子青巾而白衣，則愈矣。後果夢，卽能食。北湖吳則禮載其事。

黃山人

贈太師葉助，縉雲人，爲睦州建德尉。年壯無子，問命於日者黃某。黃云：公嗣息甚貴，位至節度使。然當在三十歲以後，若速得之，亦非令器也。天祐不樂，後官拱州。黃又至，令以周易筮之，得賁卦。黃曰：今日辰居士土加賁爲墳字，君當生子，但必有悼亡之戚。果生男數歲而晁夫人卒，其子卽少蘊也。旣擢第，爲淮東提刑周穰壻。周嘗延一黃山人，少蘊命之筮，遇晉卦。黃曰：三年後當學生二女，晉之卦坤下離上，二陰也。晉之字從兩口，爻辭曰：晝日三接，三年之象也。俟此事驗，當以前程奉告。少蘊深惡其說，已而果然。自維揚歸，吳興復見之，少蘊曰：君昔日所言果中，異時休咎，盍以告我。黃曰：公貴人也，自此當徧儀清要，登政府，終於節度使，宜善自愛。少蘊異之，以白乃父。父曰：憶三十年前有客亦姓黃，爲吾言得汝之期，且謂當

建節鉞豈非此人乎。試使召之。真昔所見者。父子相視而笑。待黃生如神。建炎中。少蘊爲尚書左丞。紹興十六年。年七十。上章告老。自觀文殿學士除崇慶軍節度使致仕。二年而薨。竟如黃言。黃訥說得之左丞。

饒州官廨

饒州譙門之南一官廨。素有怪。紹興十一年。常平主管官韓參居之。延樂平士人胡价爲館客。郡守程進道亦遣其子從學。會程受代。价納官奴韓秀賂。白程爲落籍。程許之。韓倡乘夜攜酒肴竊入价書室與飲。且堅囑之。遂得自便。他夕倡復攜具至。旣飲。又徧以餘尊犒從者。自是數至。一夕過三鼓。西鄰推官廳會客散。望价書室燈尙明。呼之。猶與相應答。及天明。則价臥榻上死矣。主人詰問侍童及外宿直者。皆云每夜有婦人。自宅堂取酒炙以出。意宅中人不敢言。及旦則去。昨宵已雞唱。聞先生大呼。疑其夢魘。不謂遽死。蓋鬼詐爲倡以惑价。而价不悟。後三年。通判任良臣居之。其女十餘歲。常見二人相攜以行。因大病。急徙出。後以爲驛舍云。

閉糶震死

饒州餘干縣桐口社民段二十八。紹興乙卯歲爲雷所擊。挈尸至雲外。有朱衣人云。錯也。復撲於平地。段如夢中。移時方甦。項上并脅下皆有斧跡。出青黑汁數升。同村港西亦有段二十六者。卽時震死。此人元儲穀二倉。歲饑閉不肯出。故天誅之。旣死。穀皆爲火焚。而桐口之段至今猶在。

不孝震死

鄱陽孝誠鄉民王三一者。初其父母自買香木棺二具。以備死。王易以信州之杉。已而又貨之。別易株板。及母死。則又欲畱株板自用。但市松棺斂母。既葬。旬日。爲雷擊死。側植其尸。或走報厥子。子急往哭。且扶尸仆地。正日中。震雷起。忽挈子往佗處。約相去五里許。泊復回。父已復倒立矣。凡兩瘞之。皆震出。遂斲棺一竅。表以竹而掩之。始得甯。

梅三犬

饒州東湖傍居民梅三者。紹興二十年除夕。縛一牝犬欲殺。已刺血煮食。恍惚間不見。夜夢犬言曰。我犬也。被殺不辭。但欠君家犬子數未足。幸少寬我。梅許諾。明日自外歸。恬然無所傷。乃復育之。

安昌期

安昌期。昭州恭城人。少舉進士。皇祐中。朝廷平儂智高。推恩二廣。凡進士曾試禮部者。皆特試于廷。昌期因是得橫州永定尉。以事去官。遂不復仕。獨與小童游廣東。放浪山水間。同年曲江胡濬。爲惠州海豐令。昌期往過之。畱甚久。杯酒間多爲嬉戲小技。娛悅坐人。嘗結紙數紐。覆而呪之。良久器遂動。徐徐啟之。皆爲鼠矣。咀嚼舉動如真。復覆之。則依然結紙也。時采山藥嚼而吐之。以示人。津著藥上。皆如膠飴。或通夕不寐。指其童曰。勿輕此童。它日與吾偕隱。治平二年。游清遠峽山寺。謂僧曰。久聞山中有和光洞。故來遊。遂與童俱往。數日不返。僧疑爲虎所食。徧求之。無所見。於洞前石壁上得詩曰。蕙帳將辭去。猿猴不忍啼。琴書自爲樂。朋友孰相攜。丹竈非無藥。青雲別有梯。峽山余暫隱。人莫擬夷齊。後題云。前橫州永定縣尉。

安昌期筆。山僧說。

海馬

紹興八年廣州西海壩地名上弓彎。月夜有海獸狀如馬。蹄鬣皆丹。入近村民家。民聚衆殺之。將曉如萬兵行空中。其聲洶洶。皆稱尋馬。客有識者慮其異。急徙去。次日海水溢。環村百餘家。盡溺死。

夷堅甲志卷第九十四事

鄒益夢

鄒益者。饒州樂平人。爲進士。初興三舍時。乞夢於州城隍廟。夜夢往官府。見壁間詩一聯云。鄒益若爲饒解首。朱元天下第三人。旣覺大喜。謂必冠鄉舉。時舍法初行。挾書假手之法甚嚴。益首犯。○朱元者。徽州人。蔡京改茶法。元爲茶商。坐私販抵罪。正第三人云。

王李二醫

李醫者。忘其名。撫州人。醫道大行。十年間。致家貲巨萬。崇仁縣富民病。邀李治之。約以錢五百萬爲謝。李○療旬日。不少差。乃求去。使別呼醫。且曰。他醫不宜用。獨王生可耳。時王李名相甲乙。皆良醫也。病者家亦以李久留不効。許其辭。李留數藥而去。歸未半。道逢王醫。王詢李所往。告之故。王曰。兄猶不能治。吾伎出兄下。遠甚。今往無益。不如俱歸。李曰。不然。吾得其脈甚精。處藥甚當。然不能成功者。自度運窮。不當得謝錢耳。故告辭。君但一往。吾所用藥。悉與君。以此治之。必愈。王素敬李。如其戒。旣見病者。盡用李藥。微易湯。使次第以進。閱三日。有瘳。富家大喜。如約謝遣之。王歸郡。盛具享李。生曰。崇仁之役。某略無功。皆兄之教。謝錢不敢獨擅。今進其半爲兄壽。李力辭。曰。吾不應得此。故主人病不愈。今之所以愈。君力也。吾何功。君治疾而吾受謝。必不可。王不能強。他日以餉遺爲名。致物幾千緡。李始受之。二醫本出庸人。而服義重。

取予如此。士大夫或有所不若也。今相去數十年。臨川人猶喜道其事。

花果異

紹興二十一年四月。池州建德縣定林寺。桑樹生李。栗樹生桃。極甘美異常。鄱陽石門民張二公僕家。竹籬上生重臺牡丹一枝甚大。吾家田人汪二十一家。鑊內現金色蓮花。有僧立其上。自四月八日至十日不退。其家以煮犬遂滅。聞自彭澤至石門民家。鑊多生花。但無僧。此異所未聞也。是年雨澤及時。鄉老以爲大有年之祥。

黃履中禱子

黃鉞字元受。建昌人。汪應辰榜登科。言其祖履中無子。禱于君山廟。夢人以綵籠盛五色鳳三。別以筠籠盛一鳥。併授之。後正室生三子。皆擢第。妾生一子。無所能。

絢紡三夢

絢紡字公素。元姓。句犯上嫌名。遂增系爲絢。其音如章句之句。宣和甲辰。赴省試。夢人告曰。遽得逢州。便得紡。喜謂遽得者。即得也。已而不利。至建炎戊申。試維揚。夢如初。紡曰。遽者絢也。我已姓絢。又試於揚州。其必得。又不利。久之。復夢其人來。以實告曰。君年四十八。方登科。今未也。紡時三十八矣。度猶有十年。以未可得。不敢萌進取意。屏居道州。富家翁召教其子。及紹興甲寅。科詔下。紡四十五歲矣。以爲必無成。不肯往。主人強之曰。所以延君者。正欲挾小兒俱入舉場。君必行。陰令其子自爲下家狀求試。紡不得已從。

之遂與富子俱薦送。明年繳公據納禮部。漫啟視則所具年甲誤以爲四十七。是年正四十八也。默喜以爲神助。獨未曉逢州便得之語。及坐圖混榜出。紡名之左一人姓馮。右一人姓周。是歲遂登第。首尾十二年。凡三見夢方驗。曲折明白如此。

黃司業夢

元符戊寅歲。睦州建德人黃司業者。失其四歲男子。日夜悲泣。夢之曰。兒已受生。無用相憶。兒前生嘗爲宰相。坐誣陷善人。謫爲公家子。偶又有小過。復再謫。今只在數里間。方十四秀才家。他日當有官。畢此一世。後卻生佳處矣。明日訪方秀才。果得子。以十二月一日生。正與黃氏子亡日同。黃請觀之。兒躍然甚喜。與之物。卽舉手如欲取狀。黃歸。遂不復哭。十四秀才者。名逸。官至朝請郎。所生子名序。紹興十二年登科。然仕纔至常山丞以死。壽五十有三。右三事皆余執度丈特言。

俞翁相人

郡武俞翁者。善相人。尤能聽器物聲。驗吉凶。先世仕南唐。爲太史令。後主歸朝。俞氏舉族來居邵武之秦甯。翁年旣高。人尊之呼爲翁云。葉祖洽兒童時。好騎羊爲戲。翁見之曰。郎君當魁天下士。勉之無戲。祖洽遂折節讀書。會黃右丞履丁內艱。鄉居。祖洽與邑子上官均執弟子禮。師事之。嘗過小山寺。遇翁。翁逆謂曰。狀元榜眼。何自來此。二人相視而笑。曰。甯有是翁。曰。不特爾。又同年焉。吾爲子選一題。可預爲之備。二人未之信。戲曰。題目謂何。翁指庭下竹一束。曰。當作此。二人笑而去。熙甯三年。廷試進士。罷詩賦論三題。

易以策問。祖洽遂首選。均次之。方悟竹一束。蓋策字也。祖洽父恪。少不學。嘗過翁門。縣之士子羣集。無一可翁意。獨指恪曰。此人年六十。當官七品。服銀緋。眾皆慙然。恪後以子貴。封累朝。請郎。賜朱紱。正年六十。云。翁嘗行田間。聞水聲。曰。水流悲。田將易主。已而果然。又嘗入市。聞樂聲。曰。金聲亢。其有兵。當在申酉間。然我無傷。兵四人當溺死。至期。果有戍卒。自汀州還。過市羣飲。爭倡女。抽戈相戕。度不自安。乘暮亂流而渡。正春濤怒漲。溺死果四人。或問其故。曰。日在子。又屬水。水旺於子。金至此死焉。其巧發奇中。類是。今邵武人猶傳其相書一編。然去翁遠矣。

宗本遇異人

僧宗本者。邵武田家子。宣和元年。因餉田。行山陬中。遇道人。麻衣椎髻。丐食。本曰。吾父未哺。餐可同。至家取食否。道人怒。唾左拇。抽一劍脅之。本對如初。道人笑曰。獠子可教。解衣帶小瓢。傾紅藥三顆。授之本。舉掌欲服。問其二墜地不可得。但嚙其一。道人復笑曰。分止此耳。忽不見。本不復歸家。入進村雙林院。止佛殿上。卽能談僧徒隱事。咸驚異。走告其家。妻子來視。斥去。不使入。明日。謹傳一鄉。來詢休咎者。系道不絕。郡將以下。咸遣書乞頌。本握筆瞑目。頌立成。筆法清勁可愛。寺僧指爲生佛。欲令久居。以壯聲勢。本曰。吾緣不在是。當往汀州。謁定光佛。奮臂便行。至泰甯之豐巖。樂其山水秀邃。亦夢紫衣金章人。挽留。遂止不去。縣人共出錢爲祝髮。得廢丹霞院額。標其巖。未幾。羅疇疇老。自沙縣遣信招迎。欣然而往。時李伯紀丞相。自右史斥監邑。征本與頌曰。青共立。米去皮。此時節。甚光輝。伯紀罔測。泊靖康初。得君。驟拜執政。方

悟其語。鄧肅志宏。以諸生見本。本指伯紀謂肅曰。君他日貴由此人。及伯紀登庸。志宏白衣至左。正言。本
留沙縣踰年。復還丹霞。建炎四年。伯紀自嶺外歸。見本。本大書机上。作紹興二字。明年果改元。語伯紀曰。
茲地血腥。觸人當有兵起。公可居福州。從之。二月。環境盜起。邑落焚劉無餘。二年六月。伯紀帥長沙。過邵
武。迂道訪本。本送至建甯。趣其速行。戒之如秦甯。復大書邑廳壁曰。東燒西燒。又連書七七數字。纔出境。
江西賊李敦仁。入邑縱火。正七月七日也。本初住丹霞。有飛雀立化于佛前香爐上。疇老爲著瑞雀頌。人
以爲師所感云。紹興十六年。豫言某日當去。至期無疾而化。本晚工詩。殖貨不已。尤忝嗇。視出一錢如拔
齒。其徒多諫之曰。此吾宿業也。

惠吉異術

僧惠吉。張氏。饒州餘干人。少亡賴。爲縣五伯。因追胥村社。少休山麓。遇婦人乘竹輿。無所服。惟用匹布蔽
體。訝其韶秀而結束詭異。揖而訊之。曰。非汝所知也。取一卷書授之。曰。勉旃。後當爲僧。言訖。輿去如飛。二
僕夫冉冉履空中。張歸卽能談人意間事。弃妻子出遊。過撫州宜黃縣。行止佯狂。人無知者。時大旱。縣人
作土龍禱雨。張投牒請自祈禱。約明日午必雨。不爾願焚軀以謝。卽跌坐積薪上。民之輕慄禍賊者。爭益
薪。及明。烈日滋熾。萬眾族觀。至秉炬以須。如期。果大雨。四境霑足。邑人始謹事之。鄒柄居是邑。惡其惑眾。
張往見之。曰。吾宿負公杖。幸少寬我。會張爲邑人。整治衢陌。哀金數百萬。或譖於鄒曰。彼乾沒其半。間道
以遺妻孥。鄒怒言於縣宰。捕笞之。已而悔。詣張謝。張曰。曩固言之矣。無傷也。宣和三年。適邵武秦甯。謂縣

人黃溫甫曰。吾與若隔生同爲五臺僧。若嘗病。費吾藥餌。今當館我以償。黃爲築庵。香爐峯頂。買僧牒落髮。師能呪水起疾。數百里間。來者絡繹。通直郎葉武爲令。夢一女子持火東西焚庭廡。復薰鼓門。驚覺。遲明師造縣。迎問曰。昨夕無恐否。葉愕然。具以夢告。師命與土地木胎。至庭斧之。血津津然。初縣有祟物。化爲美姝。惑宿直吏。至是遂已。縣丞江定國母呂氏。有眩疾。每發。頭涔涔不可忍。以扣師。師曰。無它故。要是銀兒爲孽。定國駭懼。銀兒者。其父時故姬。呂氏陰殺之。於是丐爲禳謝。師引紙畫爲禽畜百十種。令秉火炬。設瓜果。賓主置榻。戒其家人。皆就寢。勿顧。獨一二僕使在。迨夜。師入呂氏寢。物色之。得於粧閣。僕者咸見好女子。年可十六七。緣衣黃裙。對之掩泣。若不從狀。師徐徐諭解。已而肯首。乃以所畫并楮鏹付之。送使出門。呂氏明日疾不作。富人江景淵。嘗與人爭田不勝。用計殺之。忽得脾疾。詣師請水。師具數其過。景淵叩頭哀祈。爲至其居。命斲地丈許。得蒼狗。呲牙怒視。左右皆恐。視之。乃塊石。師以杖擊之。應手糜碎。景淵卽瘳。又有倡棄籍歸一胥。同謁師。師所居山椒。林樾蔽繞。來者未至門。不知也。師逆告其徒曰。某人夫婦少選。至。勿令其婢子入。及二人至。元無婢自隨。師言狀。倡驚泣求救。乃昔日曾逼一婢赴井死。胥固未之知。嘗入市。見搏拚者立道左。呼使前。捫其項下。如揭物狀。曰。後不得復爾。人問故。蓋此人昨夕負博進。恚而投纆。救至得不死。師白晝捕魍魎。逆說禍福甚多。不勝載。紹興四年死。泰甯人至今繪事其像。不呼其名。惟曰張公。或曰張和尚云。

秦甯縣東十五里。有仙棺石。相傳往年因風雨白晝晦冥。人聞空中音樂聲。及齊見棺木在巖間。其處峭絕。人莫能上。疑仙人蛻骨送于此。因名音山。亦曰聖石。遇大旱。祈雨卽應。蔣穎叔使福建日。過之爲賦詩。更名卓筆峯。宣和五年。復大雷電。風雨零塞。及霽而棺旁又列一棺。題湊不異。世俗作者。次年春。山邊人見與馬旌幢。騎從呵殿。騰雲至其地。作樂而去。樂聲泠然。非世間音。村民能獐援者。嘗登之。云棺不施釘。可開視。骨色青碧。葬具悉古製。惟一小剪刀。細腰修及。同人間用者。將挈而下。忽霹靂挾崖起。大蛇旁午。民驚怖墜地。體無所傷。而病狂。半年方愈。爲鄉人言如此。右五事皆邵武士人黃文謩言。

張琦使臣夢

左武大夫榮州刺史張琦。紹興十六年。自建康解軍職。爲江東兵鈐駐饒州。三年而病。琦有田在池州建德縣。命使臣掌之。是歲使臣夢黃衣數人。持一朱書漆牌。云攝饒州鈐轄張琦。潭州長沙知縣趙伯某。既寤。意謂琦被召命。詣鄱陽慶之。琦病已篤。不得見。家人恐其夢不祥。不敢言。而琦數詢其子云。趙知縣到未。子謂病中譫語。不敢對。凡月餘。果有趙君者。罷長沙縣歸。至饒泊城下。卒於舟中。琦登時亦死。

周濱受易

周濱。字東老。福州閩人。佳士也。陳了翁以兄之女妻之。濱受易於翁。如有所悟。翁喜參禪。見濱論死生之說。禪者所不能言。甚訝之。宣和中以疾卒。前一日。作詩與蔡氏甥曰。三舅報無常。濱行第三諸甥腳手忙。熟槌三挺皂。爛煮一鍋湯。垢膩從君洗。形骸任爾扛。六釘聲寂寂。千古路茫茫。

蔡振悟死三

蔡振字子玉閩縣人年甫冠從鄉先生鄭東卿學易忽悟死生之理其家在鼓山下紹興十七年聞莆田鄭樵入山從老僧問禪振作書抵樵論儒釋之學樵見其年少而論高疑假手於人親扣之益奇怪乃見東卿問振所學東卿曰不知也十九年四月振來謁東卿問尚書禹貢得疾歸家遂篤叱出其妻呼弟掄告以死令掄把筆口占一詩曰俟同舍生來弔可出示之其語云生也非贅死兮何缺與時俱行別是一般風月詩畢而逝

許氏詩識

許太尉將未第時居福州晉浦巷夜有虎自東山踰破城入其園傷圈豕而去及旦舉室慮其復至太尉不以為異且高吟曰昨夜虎入我園明年我作狀元叔母戲續其下云頗狗不要亂吠且在屋裏低蹲鄰里傳以為笑明年太尉魁天下士後登政府叔母之子特以恩得官至大夫謂之許工部舊所居室太尉悉以與之後工部得心疾家人閉不使出所謂頗狗低蹲之語乃其母詩實先識也

三事鄭東卿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九事

桐城何翁

舒州桐城縣何翁者。以貲豪於鄉。嗜酒及色。年五十。得風疾。手足奇右不能舉。輿之同郡良醫李百全。幾道家。治療月餘。而病良已。將去。幾道飲之酒。酒半問之曰。死與生孰美。翁愕然曰。公醫也。以救人爲業。豈不知死不如生。何用問。幾道曰。吾以君爲不畏死耳。若能知死之可惡甚善。君今從死中得生。宜永斷房室。若不知悔。則必死矣。不復再相見也。翁聞言大悟。才歸卽於山顛結草庵。屏處。卻妻妾不得見。悉以家事付諸子。如有二年。勇健如三十許人。徒步入城。一日行百二十里。幾道見之曰。君果能用吾言。如持之不懈。雖未至神仙。必爲有道之士。翁自是愈力。但多釀酒。每客至。與奕碁飲酒。清談窮日夜。凡二十有五年。建炎初。江淮盜起。李成犯淮西。翁度其且至。語諸子曰。急竄尙可全。諸子或顧戀妻孥金帛。又方治裝。未能卽去。翁卽杖策。腰數千錢。獨行至江邊。賊尙遠。猶有舩可度。徑隱當塗山寺中。諸子未暇走。而賊至。皆委鋒刃。翁在寺。與鄰室行者善。一日呼與語曰。吾欲買一棺。煩君同往取之可乎。曰。何用此。笑不應。遂買棺歸。寘室內。數自拂拭。又謂行者曰。吾終恩公矣。吾屋後儲所市薪。明日幸以焚我柩。恐有吾家人來。但以告之。行者且疑且信。密察其所爲。至暮臥棺中。自托蓋掩其上。明日就視死矣。時年七十九。後歲餘。翁有姪亦脫賊中。訪翁蹤跡。至是寺方聞其死。翁與中書舍人朱新仲翬。有中外之好。朱公嘗記其事以

授予云。

龐安常鍼

朱新仲。祖居桐城。時親識間一婦人妊娠將產。七日而子不下。藥餌符水。無所不用。待死而已。名醫李幾道。偶在朱公舍。朱邀視之。李曰。此百藥無可施。惟有鍼法。然吾藝未至此。不敢措手也。遂還。而幾道之師龐安常。適過門。遂同謁朱。朱告之。故曰。其家不敢屈先生。然人命至重。能不惜一行救之否。安常許諾。相與同往。纔見孕者。卽連呼曰。不死。令家人以湯溫其腰腹間。安常以手上下拊摩之。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母子皆無恙。其家驚喜拜謝。敬之如神。而不知其所以然。安常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胃。不復能脫。故雖投藥而無益。適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兒旣痛卽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令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至此。新仲說

紅象卦影

紹興二年。廬陵董良史。廷試罷。詣紅象道人作封影。欲知其低昂。卦成。有詩曰。黑猴挽長弓。走向天邊立。系子獨高飛。中人嗟莫及。良史不能曉。占者曰。事應乃可解。及唱名。張子韶成九爲榜首。張生於壬申。所謂黑猴者也。長弓。張字也。良史在三甲。其上孫雄飛。所謂系子高飛也。其下仲并。所謂中人莫及也。良史說

譚氏節操

英州真陽縣曲江村人吳琦。略知書。其妻譚氏。紹興五年閏二月。本邑觀音山盜起。攻剽鄉落。琪竄去。譚

氏與其女被執。并鄰社村婦數人偕行。譚在眾中頗潔白。盜欲妻之。詬曰：爾輩賊也。官軍旦夕且至。將爲齏粉。我良家女。何肯爲汝婦。強之不已。至於捶擊愈極。口肆罵。竟斃於毒手。後盜平。鄰婦同執者皆還。曰：使吳秀才妻不罵賊。今日亦歸矣。因備言其死狀。吳生始知之。聞者高其節。予嘗爲之傳云。

草藥不可服

紹興十九年三月。英州僧希賜。往州南三十里洗口掃塔。有客船自番禺至。舟中士人之僕。腳弱不能行。舟師憫之。曰：吾有一藥。治此病如神。餌之而差者。不可勝計。當以相與。旣賽廟畢。飲昨頗醉。入山求得藥。漬酒授病者。令天未明服之。如其言。藥入口。卽呻呼云：腸胃極痛。如刀割。截遲明而死。士人以咎舟師。舟師恚曰：何有此。卽取昨夕所餘藥。自漬酒服之。不踰時亦死。蓋山多斷腸草。人食之輒死。而舟師所取藥。爲根蔓所纏結。醉不暇擇。徑投酒中。是以及於禍。則知草藥不可妄服也。

南山寺

鄭良。字少張。英州人。宣和中。仕至右文殿修撰。廣南東西路轉運使。累貲爲嶺表冠。旣奉使兩路。遂於英築大第。堊以丹碧。窮工極麗。南州未之有也。靖康元年。或訴其過於朝。朝廷遣直龍圖閣陳述爲漕。俾鞠之。述至英。良居家。初不知其故。盛具延述。述亦推心與飲。締同官之好。至廣州。始遣使逮良下獄。窮治其賊。榜笞不可計。奏案上方得出獄。出之一日而良死。比斷勅至。止於停官編隸。已無及矣。家人未能葬。權厝于英之南山寺。所追錄寶貨甚多。述遂攝帥事。建炎二年代還。以它事復爲轉運使。許君所劾。下廷尉。

削籍編置英州。太守寘之南山。時良已遷葬數日。殯宮空。欲述居之。或告以實。述曰。吾前治其獄。王事也。今已死。何足畏。卽居之。纔三四日。白晝見良。驚曰。鄭良何敢來。卽感疾死。時建炎二年也。良之宅今三分爲天慶觀州學驛舍。其家徙江西云。三事英僧希賜言。

賀氏釋證

賀氏者。吉州水新人。嫁同鄉士人江安行。有二子。自夫死不茹葷。日誦圓覺經。釋服不輟。或勸更誦他經。賀氏曰。要知真性。本圓本覺。不覺不圓。是爲凡夫。我不誦經。要遮眼耳。長子楹。登進士第。紹興六年。爲賀州簽判。迎母至官。賀氏從容語其婦曰。吾誦經以來。了無夢想。比年夜艾。常見瑞光中有貌坐。欲升之。未果。今白日閉目。亦見佛相。是歲五月甲戌。沐浴易衣。明日食罷。盥漱如常。忽收足端坐。兩中指結印。瞑目而逝。家人倉黃召醫。已無及矣。郡守范直清帥其屬瞻禮。嘆曰。大丈夫不能如此。命畫工寫其像。像成。惟目睛未點。乃禱曰。精神全在阿堵中。願賜開示。俄兩目炯然。子孫扶視。皆謂再生。點睛訖。復瞑。時年七十。七。傳零彥濟言。

昌國商人

宣和間。明州昌國人有爲海商。至巨島泊舟。數人登岸伐薪。爲島人所覺。遽歸。一人方溷不及下。遭執以往。縛以鐵綆。令耕田。後一二年稍熟。乃不復繫。始至時。島人具酒會其鄰里。呼此人當筵燒鐵箸灼其股。每頓足號呼。則烘堂大笑。親戚間聞之。才有宴集。必假此人往。用以爲戲。後方悟其意。遭灼時。忍痛齧齒。

不作聲。坐上皆不樂。自是始免其苦。凡留三年。得便舟脫歸。兩股皆如龜卜。張昭時爲縣令。爲大人言。

盤谷碑厄

孟州濟源縣。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碑。唐元和中。縣令崔浹所立。歲月既久。湮沒爲民井甃。政和三年。縣尉宋鞏巡警至其地。洗濯視之。曰。此至寶也。村民愚以爲真有寶。伺宋去。碎之。無所獲。棄于道上。高密人孟温舒。爲令。聞之。昇歸縣。竈于出治堂中。出治堂者。元祐中宰傅君愈所建。秦少游作記。且書之。刻石崇甯時。爲觀望者礮去。温舒得舊本於民間。再刊之。但隱其姓名。亦好事君子也。

孟温舒

孟温舒爲濮州雷澤令。吏不敢欺。嘗有瘖者投空牒訴事。左右皆愕。温舒械之。曰。彼恃廢疾來侮我。命二吏隨扶以出。肆諸通衢。復潛遣謹厚者物色其旁。曰。有所聞。卽告。果有語者。曰。是人傭於某家。累年負其直不償。故詣令訴。特口不能言耳。今乃獲罪。安用令。吏以白温舒。遣執語者訊之。遂得直。一縣稱爲神明。郭樞密三益作温舒墓誌書此事。

盜敬東坡

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復料理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藝甚衆。兩人皆劇賊。而知尊敬蘇公。

如此。彼欲火其書者。可不有愧乎。

鬼呼學士

范鏜。字宏甫。建州浦城人。布衣時。至日中無炊。里人未之奇也。一夕寒甚。自村墅回邑。假寐溪橋。中夜聞人聲從橋出。若有詢之者。應曰。學士寢于是。鏜不疑其鬼。徐徐聽之。皆涉水而濟。黎明鏜還浦城。人目教授生童者爲學士。意所稱謂此。未幾鏜登第。終龍圖閣學士。蓋宿橋之夕。相去五里許。一家設水陸。呼學士者乃鬼也。

惠兵啾聲

黃薦可。字宋翰。福州長溪人。紹興中除惠州守。迓兵已至。有日者過門。聞從吏聲啾。告其人曰。吏聲無土。公必不赴。未行果罷。三事黃文審說

廖用中詩戲

廖尙書用中。剛崇甯初。以士人爲辟雍錄。已而擢第。宣和中。復以命士爲錄於太學。時蔡魯公方盛。用中嘗戲作詩寄所善者。曰。二十年前錄辟雍。而今官職儼然同。何當三萬六千歲。趕上齊陽魯國公。好事者傳以爲口實。鄭樵說

觀音醫臂

湖州有村媪。患臂久不愈。夜夢白衣女子來謁曰。我亦苦此。爾能醫我臂。我亦醫爾臂。媪曰。娘子居何地。

曰我寄崇甯寺西廊。媪既寤。卽入城至崇甯寺。以所夢白西舍僧忠道者。道者思之曰。必觀音也。吾室有白衣像。因葺舍。誤傷其臂。引至室中瞻禮。果一臂損。媪遂命工修之。佛臂既全。媪病隨愈。湖人吳

李八得藥

政和七年。秀州魏塘鎮李八叔者。患大風三年。百藥不驗。忽有遊僧來與藥一粒令服。李漫留之。語家人曰。我三年間。化主留藥多矣。何嘗有效。不肯服。初李生未病時。誦大悲觀音菩薩滿三藏。是夜夢所惠藥僧告之曰。汝尙肯三藏價誦我。卻不肯服我藥。既寤。卽取服之。凡七日。徧身皮如脫去。須眉皆再生。邊公

佛還釵

平江民徐叔文妻。遇金人破城。獨脫身賊手。出郭於水中行。惟誦觀音佛名。首插金釵。恐爲累。擲置水中。半途迷所向。有白衣老媪在岸。呼之令上。指示其路。曰。遇僧卽止。又云。恐汝無裹足。贈汝金釵。視之蓋向所弃者。至一林中。見寺遂止。乃薦福也。次日。其婿蔣世永適相值。乃攜以歸。

佛救鬪胃

平江僧惠恭。病鬪胃。不能飲食。夜夢一狸貓自項背入腹中。從此日甚。每過市見魚。深起嗜想。遂發意誦觀音菩薩百萬聲。日持大悲呪百八遍。復夢至山中。遇道人相慰問曰。吾與汝藥。俄青衣童籠一雞。至前。貓自僧口出。徑入籠擒雞。因驚覺。病頓愈。

歐十一

湖州民歐十一。坐誤殺人。配廣中。其妻在家齋素。日誦觀音。歐在配所。見一僧。呼曰。汝家妻孥極念。汝欲歸否。曰。固所願。遂出藥。擦其腕。初無痛楚。腕已墮地。血流不止。僧曰。可持以告官。當得歸。收汝斷手。勿失也。歐如言得放還。及中途。復見僧曰。汝斷手在否。曰。在。取而續之。脗合如初。三事皆李

譽與幾說